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大笨蛋(2)


e-BOOK
网络资源 非精英

大笨蛋 NO.2

咯咯嗒

大笨蛋一出世，便显得与众不同。

那天，正是中午，整个农场一片寂静。太阳昏沉沉地在天上打盹，风儿倚在山坡上酣睡，树叶低垂着头。花瓣软绵绵地搂在一起，任凭知了在一旁嘶叫，也懒得睁开眼皮。

在一家小院的鸡窝里，鸡妈妈冷不丁的一声“咯咯嗒”！这叫声比平时大的出奇，像是不会唱歌的女高音，突然遇到了惊吓。“咯咯嗒”！“咯咯嗒”！又是几声，清脆响亮，犹如机关枪响。睡中午觉的人惊愣中，疑是战争爆发。

“咯咯嗒！”整个农场都传遍了，院子里更是乱成一团。老猫撅尾巴，黄狗竖耳朵，鹅伸脖子，鸭子奔跑如飞……

这家里从不午睡的男孩子亮亮，还有邻居女孩歪辫子，正在苦思苦想一道智力题。那道智力题是这样的：

一家有两个男孩子。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一聪明一笨拙，一好动一好静。

问他俩谁大？

一声“咯咯嗒，”使他俩顿时明白了。“咯咯嗒”被他俩听成了“哥哥大”。对呀！两个男孩子多么不一样，是哥哥大呀！这是多么简单的答案哪，又是多么让人费解呀！他俩为意外地想起这道智力题的答案欢呼起来，欢呼声仅低于鸡妈妈的“咯咯嗒”。

亮亮的妈妈在里屋问：

“是你俩在学鸡叫吗？”

他俩还沉浸在“哥哥大”的喜悦中。倒是亮亮的爸爸在自言自语：

“学的还挺像。”

又是几声“咯咯嗒，”大家听出没什么异样，才使大院平静下来。

亮亮的爸爸妈妈也明白了：自己的孩子没有学鸡叫非常像的天才。

亮亮和歪辫子撒腿奔向鸡窝，要去弄个明白——在关键时刻，鸡妈妈怎么提醒了自己解答那道智力题。小院里又是一阵乱，都来看鸡妈妈怎么了，为何这般发了疯似的叫？

鸡妈妈面对无数惊奇的眼光，从容地站起，走出鸡窝来。在大家的一片喝彩声中，那鸡窝里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蛋。鸡妈妈生过许许多多的蛋，大家亲眼目睹，可从没生过这么个大蛋，破纪录了。

邻居爱多嘴多舌的鸡大婶，围着那个大蛋转起圈来，边转边问：

“怪？是中了邪了，还是吃多了，你是怎么生出这么个大蛋？”

鸡妈妈被大家的惊喜弄得飘飘然，但她自己也不明白，自己凭的什么破纪录？只是一声“咯咯嗒”来回答。

“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。”

鸡妈妈又是一声“咯咯嗒。”

“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？”

鸡妈妈还是一声“咯咯嗒。”

“噢，那就叫他咯咯嗒吧。”

这名字好，大家又是一声喝彩。

这次喝彩声，为鸡大婶争回了一点面子，因为她没生过这么大的蛋，但

为这个大蛋起了个好名字。

自始至终，只有鸡爸爸一声不发，老气横秋地站在一边。惊喜和骄傲藏在心底，表面一副遇惊不乱的样子。

鸡大婶的几个孩子——已经从蛋中孵出的小鸡，讨好地过来说：“咯咯嗒，走哇，我们领你玩去。”

咯咯嗒似睡非醒，睁开眼看看他们，伸伸懒腰动了动。大家又是一阵乱——原来他是一个软皮蛋。

过了些日子，鸡妈妈以前生的蛋，也就是咯咯嗒的哥哥姐姐们，都变成了小鸡，只有咯咯嗒没变，还是一个大软皮蛋。

鸡妈妈领着小鸡们出去玩，咯咯嗒跟在后面，没有脚，只会软软地滚动着，显得很笨拙。小鸡们来回奔跑着，张开刚长羽毛的翅膀，刨沙子，捉虫子，玩得很开心。咯咯嗒跟着他们，也不会刨沙子，也不会捉虫子。小鸡们故意在他面前跑啊蹦啊，还唱着：

数他小，他偏大，
不会走，只会爬，
后起名字哥哥大。

咯咯嗒一点不生气，倒是鸡妈妈在一旁叹气。没人再夸他了，邻居的小鸡们倒嘲笑他了：

“这个咯咯嗒，白长这么大，坎软的，像个软柿子。”

“他是懒呀，懒得变成小鸡。”

“我看他是笨，是个大笨蛋！”

“噢——，大笨蛋！大笨蛋！”

于是，咯咯嗒有了个绰号——大笨蛋。这儿，是个美丽的农场。有树，有河，有果园，有鱼塘。亮亮和歪辫子的爸爸妈妈，都在这个农场工作。自从有了大笨蛋后，他们又多了一个新朋友。上学时，他们带大笨蛋一起去，把他放在课桌里，一起听老师讲课。

放学后或星期日不上课时，他们又在一起玩。最爱玩的就是捉迷藏。一玩捉迷藏，大笨蛋显得一点不笨，轮到他藏时，他就藏在篮子里的鹅蛋里，他跟鹅蛋一般大。当这篮鹅蛋里发出“我在这”的喊声后，亮亮和歪辫子跑过来，左看看，右瞅瞅，又把这些蛋一个一个拿在手里看，也分不出哪个是大笨蛋来，因为大笨蛋这时憋足了气，软皮绷得像硬皮蛋那么硬。倒是大笨蛋看他俩那焦急的怪模样，忍不住“噗哧”一声笑了，才露了马脚。

再一次说到他藏时，他悄悄躲到了正在孵窝的鹅妈妈身下。鹅妈妈眯缝着眼，大白天里哼着一支小夜曲。窝里的草，松软松软的，鹅妈妈身上的羽毛，也松软松软的，所以没发现他。

亮亮和歪辫子过来了，问鹅妈妈：“大笨蛋藏在哪？”

鹅妈妈微微睁开眼，摇摇头，继续哼她的小夜曲。

亮亮可不信她的摇头：“大笨蛋肯定在这。”

歪辫子异口同声：“当然，我看他奔这儿来了。”

“他不是藏在蛋筐里，就是藏在窝里，这是他的绝招。”亮亮肯定地说。

“那当然了，难道他会藏在苹果里吗？”歪辫子不服气亮亮的肯定，认为这是连不会走路的小孩子都能猜得到的。

他俩一头扎进鹅窝里，抓乱了稻草，掀翻了正在哼小夜曲的鹅妈妈。鹅妈妈伸长了脖子，在他俩的屁股上各啄了一口，又满院子大叫起来，以表示抗议。赶巧亮亮的妈妈回来了，鹅妈妈又好一顿嚎叫。当亮亮和歪辫子顶着满头稻草、摸着被啄痛了的屁股、带着大笨蛋爬出鹅窝时，又挨了妈妈一顿训。

因为这不是大笨蛋的妈妈，大笨蛋又没挨鹅妈妈的啄，身上光滑又没弄上稻草，所以他很快活。

鸡大婶把这事告诉了鸡妈妈，鸡妈妈没责怪他，倒是鸡爸爸唠叨了两句。

不过，大笨蛋并不怕爸爸，因为爸爸是个秃尾巴。说来也怪，人家公鸡都是长着高高的五彩的尾巴，而爸爸却像个秃尾巴鹤鹑。可大笨蛋倒挺自豪有个秃尾巴爸爸，这为他不能变成小鸡找到了理由：

“爸爸秃，自然我也是个光秃秃的蛋，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么。”

“爸爸的尾巴哪儿去了呢？”这是他常问妈妈的话。

“那个歪辫子最知道了。”妈妈总是这么说。

当他问歪辫子时，她却捂着嘴笑。

有一次，妈妈给他讲了：

这当然是你还没出生时发生的了。有一次，歪辫子的学校举行踢毽子比赛。歪辫子很喜欢大公鸡尾巴上的羽毛，要用它来做毽子，可大公鸡们躲她远远的，谁也不愿把自己尾巴上的羽毛变成毽子，那要让人踢来踢去，心里多难受，像踢自己屁股一样。没有鸡毛，就做不了漂亮的毽子，就踢不成，就参加不了比赛。歪辫子急得哭天抹泪的，小辫更歪到后脑勺上去了。是爸爸可怜她，忍痛割爱，送给她三根又长又漂亮的羽毛。歪辫子的毽子做成了，笑了。随之，鸡爸爸大祸临头了，这附近所有的女孩子，一齐围住鸡爸爸哭起来。鸡爸爸后悔也晚了，好心做到底吧。他闭上限，翘起屁股，任她们拔来拨去。等女孩子们欢笑而去，他慢慢睁开眼，这时该他哭了，屁股上一片荒凉。

就这样，鸡爸爸落了个秃尾巴。

大笨蛋静静地听完后说：“呀，爸爸真是个好爸爸呀，愿天下所有的爸爸都是秃尾巴。”

童话先生

农场草绿水清，大笨蛋他们生活得很宁静。

课堂上，大笨蛋虽然呆在课桌里，可老师的讲课，他听得一清二楚。大笨蛋脑子特好，亮亮和歪辫子写作业时，有不会的，他全知道。上课老师提问题时，大笨蛋在课桌里，还能小声地给亮亮提示。

“你真该上学去。”亮亮合上比过去完成的快的作业本，对在一旁笑眯眯的大笨蛋说，“你准是班上的优等生。”

“亮亮，你不要巴结他，他能上学吗？他不够年龄啊，才刚一岁。谁听说过有一岁的学生？没有，从没有！”歪辫子摇摇头说。

“是呀，从没有。”亮亮摸摸后脑勺，“大笨蛋，你不笨，真的不笨。以好朋友的名义起誓，你应该叫大灵蛋。”

“我觉得，还是大笨蛋这名字好，名字能随便改吗？再说……再说这大灵蛋，听着像大零蛋，难道你希望我考试得零分吗？”大笨蛋装着忧伤的样子说。

“对，”歪辫子赞同，“大灵蛋是个不吉祥的名字，应该起个吉祥的名字。叫……哎，我看大人们都喜欢8这个数字，就是‘发’的意思，不如给大笨蛋起个……”

“难道叫他大8蛋，或者大发蛋吗？”亮亮不赞同。

“是不好听，”歪辫子歪歪头，“想想，大人们还有什么好听的词呢？”

“我看我还是叫大笨蛋吧，我喜欢这名字。”大笨蛋为朋友的关心而高兴。“我也喜欢咯咯嗒这名字，不过那像是很久以前的名字啦。现在，除了我妈妈还喊我咯咯嗒，都喜欢叫我大笨蛋，当然，我更喜欢。”

“可……你并不笨哪！”

“我是不笨，我自我感觉不笨。”大笨蛋不明白，“名字与笨不笨有关系吗？”

正在他们纠缠大笨蛋这名字时，亮亮的爸爸下班回来了，也带回了一个发生在农场的新闻：

“咱农场南边那块荒草地里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人。说那儿是块宝地，要在那儿寻找什么宝贝。他跟草说话，跟树枝握手。还趴在地上，屁股朝天，和小虫子交谈。有时看他舞动着一把宝剑，嘴里不知念些什么咒语，弄得那儿烟气腾腾。大家都说他是道士……”

亮亮和歪辫子只在书里知道这道士，只在电视电影里见过，听说来了真道士，非要去看看不可。爸爸妈妈不让去，说那儿很危险，说那个道士不仅喜欢草和虫子，还喜欢小孩子，说不定要拿小孩子炼什么仙丹呢。

农场的孩子们，都远远地瞅着那块荒草地。那儿是一片五彩的烟雾，却不见那道士的模样。都猜想他在那烟雾中间，披头散发，舞剑念咒语。小鸡小鸭们，也都伏在妈妈的翅膀下，眨巴着小眼，远远瞅着。

大笨蛋呆在亮亮的肩膀上，瞅着远处的五彩烟云，不言声地听大家讲着。

孩子们脚心痒的很，恨不得跑去看看。可爸爸妈妈随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又嘱咐又吓唬，使他们不敢去，怕被那老道炼成什么仙丹宝贝，那就看不见爸爸妈妈了。只好七嘴八舌地瞎议论：

“那老道准是长着牛鼻子，书里常写着‘牛鼻子老道’……”

“是个大胡子，电影里我见过。”

“他那宝剑尖上，能往外喷火，可厉害了。像解放军打仗用的火焰喷射器。”

“说不定是个外星人吧，那烟雾里准有个飞碟。”

大笨蛋越听越新奇。自己什么也不知道，只会傻傻地听着，又怪不服气的。哼！我要是去看看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你们怕，我不怕，我是个软皮蛋，说不定到那一炼，会变成硬皮的。

小鸡小鸭们也议论起来，竟有说那老道是长着狗鼻子的。大笨蛋依旧不出声，心里琢磨着一定要去看个究竟。

天快黑了，各家的爸爸在喊孩子们回家；各家的妈妈在呼喊鸡鸭们回家。大家这才又争论着回家了。小鸡小鸭们也走了。大笨蛋不声不响地留下没走。由于大家都争论那老道是牛鼻子还是狗鼻子，所以谁也没注意他。

等大家都走远了，大笨蛋看看四周围，挺了挺胸，给自己壮了壮胆子。

“这没什么了不起，我非要看看这老道，看他是牛鼻子还是狗鼻子，回去好给他们讲，给亮亮讲，给歪辫子讲。”他自言自语地走着，不一会便来到了那块荒草地前。

眼前还是五彩的烟雾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我怕什么，怕烟不是大笨蛋。”他一闭眼，毫不犹豫地一个滚就滚了进去。

“好热呀，这……”他来到了烟雾中间，睁开眼，这儿烟雾要稀少了。四周围的烟雾，像一个色彩斑斓的大帐篷，不，这儿像个宫殿，四处发着五彩的光。往地上看，是奇怪的画，画的像是人，还有动物。可仔细一看，画的都是什么呀！那树长着脚，会满世界跑。那条牛竟然坐在沙发上抽烟斗。有像鸭子四条腿……

“这是什么奇怪的画呀？”

“啊！如此大蛋，敢是奇迹出现？”

一个和蔼的声音传来。他一看，在那些奇怪的画中间，坐着一个穿小孩衣服的大人，看来这就是那个老道了。他手里拿着一支大笔，却被大家看成是一把宝剑了。这老道没有胡子，也没长牛鼻子。不过鼻子有些歪，歪得就像个女巫。大笨蛋不由笑了：

“哈，原来是个歪鼻子老道。”

“到底是个孩子，看见什么说什么。”

大笨蛋见那个人没生自己的气，反而夸自己，打心眼里就喜欢他了，赶紧走过去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说你是歪鼻子。请问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”

“这是童话阵。”

“童话阵？那你是谁呢？”

“我是童话先生。”

“童话先生？童话先生是干什么的呀？”

“连这都不知道，真是个大笨蛋！”

“咦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那个人乐了：“哈，你叫大笨蛋哪。”

“是呀，那还能有假，我一生下来就叫大笨蛋哪。”

“好，好，大笨蛋。”那个童话先生走过来，亲切地拍拍他说，“见到你很高兴，我最喜欢孩子和小动物了。我在这儿摆了童话阵，见到了这儿的小树和小草，还和小虫子谈了许多关于天气的话。正想再去找孩子呢，今天

先遇到了你，算是咱们朋友有缘。”

“你说咱俩有缘，咱是朋友？”

“对，你是我的小朋友，我是你的大朋友。”

“大笨蛋，我很高兴，很高兴有你这大朋友。朋友就要互相帮助，我要跟你学，学这些奇奇怪怪的画。我来到这儿的目的是，把我的软皮变成硬皮就行了。他们都说我笨，变成硬皮，也许会好些。”

“不不不，我可爱的大笨蛋小朋友，你其实是一个机灵鬼，不应该叫大笨蛋。”

“我还有个名字咯咯嗒，不过我觉得还是叫大笨蛋好。”

“那随你。不过，你进了我的童话阵，和我童话先生交上了朋友，你就神通广大了。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变什么就变什么了。”

“是吗？那我会有腿吗？”

“怎么会没有呢，在我这儿，树都能长腿，何况你呢。大笨蛋哪，你看看你自己呀。”

呀！大笨蛋发现自己不但有腿了，还有胳膊呢。

“哇！”大笨蛋甩甩胳膊蹬蹬腿，“多谢童话先生大朋友。”

“好吧，我遇到了你，也算没白到这儿来摆童话阵。我该走了，天很晚了，你也该回去了。”

“哎呀，童话先生，你说我什么都能变，可怎么变呀？”

“别急呀。你想变什么，就念上一套咒语。念什么呢？……我得想想。”

“童话先生，不要太长太难记的咒语，来个简单点的。”

“那……你说什么样的咒语才算简单的呢？”

“不如……”大笨蛋看看童话先生的歪鼻子，“不如……摸摸鼻子，说声‘摸摸鼻子，变！’”

童话先生摸摸自己的歪鼻子，没生气，叹了口气说，“好吧，那就‘摸摸鼻子，变’吧。”

大笨蛋真舍不得离开这个新认识的大朋友。童话先生见他还不走，又催他离开。

“童话先生大朋友，我要想你怎么办呀，我上哪去找你呀？”

“你想我时，就念我的名字呀！”

“好的，不过你这名字不好记，不如改一下吧，我叫你是……”

“你叫我是什么？”童话先生见他又盯着自己的鼻子，警惕地捂上了鼻子。

“歪鼻子呗。”

大笨蛋在学校

大笨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童话先生。天已经很黑了，星星早迫不及待地来到夜空中了。他往家中走去，走了几步，回头看去，见童话先生一边离去，一边和身旁的萤火虫在交谈。多么好的大朋友童话先生啊，真舍不得离开他呀。大笨蛋抹抹眼角的泪珠，不小心让路上的石头绊了一下，他看看黑黑的夜，不禁用手摸了摸鼻子，说声：

“摸摸鼻子，变！”

他想变成一颗星星。果然，他身上亮起来。呀！真的变成了一颗星星，自己能为自己照明了。他可高兴了，跑起步来。哇！一颗大流星，往家中飞去。

一颗星星落到了亮亮的院子里。亮亮正焦急呢，不知道大笨蛋到哪去了，歪辫子也在外边找着。

那星星变回了大笨蛋，亮亮和歪辫子这个惊奇呀。当他们听完大笨蛋讲述遇见童话先生的事，后悔死了，后悔没跟大笨蛋一起去。他们悄悄走出院子，躲在一个草垛后面，看大笨蛋卖弄自己的本事。

“摸摸鼻子，变！”大笨蛋变成了一个灯笼。

“摸摸鼻子，变！”大笨蛋变成了一个月亮。

“摸摸鼻子，变！”大笨蛋变成了一团焰火。

变啊变啊，直到他们的妈妈出来喊他们睡觉去。

第二天，大笨蛋跟亮亮和歪辫子上学去，这次他能自己去了。

上课了，大笨蛋在亮亮的课桌里静静地呆着。班主任王老师在讲课，这节课的内容，已经讲了两遍了，大笨蛋一点也听不进去。他趁亮亮没注意，悄悄溜走了，到别的教室看看去了。

他来到一年级的教室，见那教室里坐着小学生，一个个都把手背在身后，一动也不动。他扒在教室门口，往里看着。

“啊，原来木头也要上课呀。”他把那些坐着不敢动的学生当成木头了。

“你是谁？是哪个班的？”正在讲课的老师问他。

“我是谁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！老师不是什么都知道吗？”大笨蛋反问道。

那些“木头”学生，一看来个奇怪的胖软皮蛋，又听他敢和老师顶嘴，都兴奋地活动起来。好奇地看着他，手也不放在背后了。也有认识他的，悄声对同桌的同学说：“这就是我常说的那个笨蛋，是那个叫亮亮的小弟弟，我最认识他了。”“是吗？他就是大笨蛋，怪不得长了这么个笨样子，可他笨得敢跟老师顶嘴。”

其他同学也小声议论起来。

“怎么样，”大笨蛋不顾生气的老师，“我说不可能木头也要上课呀，原来他们都会动呀。”

一看班上乱了，那老师没好气地厉声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！是来上学的，到教室坐好；不是来上学的，赶紧回家去。”

“谁说我不是来上学的？我天生就是来上学的。我已经上完了六年级、五年级、四年级，也上完了三年级和二年级，今年不正该上一年级了吗？”大笨蛋说着，走进教室，在一个空位子坐下了。

“新来的学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大笨蛋。”

同学们忍不住笑起来。

“等喊你们名字时，我也笑。”大笨蛋一本正经地说。但随之又冲大家做了个鬼脸。

“大笨蛋。”老师记下了他的名字，“你今天迟到了，下次……”

“什么是迟到了？”

“就是来晚了。”旁边的同学小声说。

“我曾迟到了一万次。”大笨蛋随口说。

“不要讲话了，耽误的时间够多了。”老师用教鞭敲敲桌子，“现在继续讲课，都坐好。”

“大笨蛋，坐好，把手背过去。”老师发现就大笨蛋一个人没坐好。

大笨蛋看看又像木头似的学生们，不禁奇怪地问：“为什么要坐好呢？我刚上学那时候，老师从不让我们坐好的。”

老师看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，闹不清他说的是真还是假；

“大笨蛋，你那时是怎么上课的呢？”

“我那时吗？难道你不知道！是老师都应该知道的。上课可以不坐好哇，把手放在前边衣扣上，放在脑门上，反正不让放在背后。还可以背着老师坐着，还可以随便到外边走走。对了，我们上课在外边上，在荒草地里。老师教我们刨沙子，我们教老师捉虫子……”他想起了小鸡们。又想起了童话先生，“我那时那个老师，穿学生的衣服，让你分不清哪是学生哪是老师。在童话阵里学画画，画会走路的树，画坐在沙发里抽烟斗的老牛，还有四条腿的小鸭子……”

大笨蛋信口开河地说着。同学们都不看老师了，都扭头听他讲了。都相信他说的是真话，都想过那样的学习生活。

老师的教鞭又敲响了：

“大笨蛋，你准是个留级生，不好好上课，还影响别人听课。你再捣乱，还让你留级。”

“是呀，看来我是个留级生，我是天下最年轻的留级生了，我又留级了。唉！留到哪个年级呢？留到二年级？不，还是留到四年级吧。”他记起了亮亮和歪辫子是在四年级。就迈着笨拙的步子，走出了教室。

老师继续讲课了。这一堂课，不管老师怎么努力讲，那些学生净想着大笨蛋，不时偷看教室的门，希望这个留到四年级的同学回来。下课了，好些学生学着大笨蛋的样子，“笨拙”地走出走进教室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我留级了，我留到四年级了。”

大笨蛋早溜回了亮亮的课桌里。

第二节课，班主任王老师提问了。

全班的学生，立刻提心吊胆起来。因为昨天都去看那个什么老道，把复习功课的事忘了。直到今天第一节课前，大家还在“牛鼻子”，“狗鼻子”地争论着。

亮亮尽量把身子坐得矮一些，好让前排的同学挡住王老师的视线。

可偏偏第一个叫的就是他。他在站起前，小声叮嘱大笨蛋说：“大笨蛋，提示时别太大声了。”这是因为前几天他回答问题时，大笨蛋提示的声音太大了，把他吓了一跳，怕被王老师听见。

王老师提的问题，亮亮果然回答不出来。他一面嘴里含糊不清地支吾着，

一边用手冲课桌里的大笨蛋打手势，让他给提示。

大笨蛋倒是提示了，可声音小得可怜。亮亮不得不弯下腰来，一直到把耳朵贴到课桌上。

“亮亮！你干什么了？我让你回答问题，可没让你给我鞠躬呀。回答不出来了吧，给我鞠躬干什么？算回答不出问题的赔礼吗？”王老师虽然是个女老师，可非常厉害。亮亮和那些功课不好的同学，每次回答她的提问时，都能出一身汗。

不管亮亮怎么焦急，怎么在底下打手势，大笨蛋到底没发出能使他听清的声音，使他一身汗地坐下了。

他小声怪起大笨蛋来：

“大笨蛋，你怎么了？这么小的声音，像个笨蚊子叫。”

王老师又叫亮亮旁边的一个同学起来回答。

那个同学直到现在还坚信那老道是个大胡子，对于王老师提的问题，根本没听清。

忽然，从亮亮那儿发出了提示声。那是大笨蛋在说话，声音大得全班都听见了。那个同学十分感激，心中暗想：大笨蛋，真够朋友……

可王老师以为是亮亮在说呢：

“亮亮，好哇，你这是有意捣乱哪！让你回答问题，你又是鞠躬，又是装不知道。我让别人回答，你倒是全知道了。知道就知道吧，老实呆在那，谁也没拿你当哑巴。你可好，说了个满世界都听的见。”

亮亮身上又有汗了：

“不、不……不是我。”

“那是老师我了！”王老师气冲冲地走到了他跟前。

“不不，是……是……”亮亮结巴了。

“不是你，是谁？你倒说呀！”王老师得理可不饶人。

“是……大笨蛋。”

全班同学都笑了。

“你就是个大笨蛋！”王老师火更大了。

“确实……是他，就是那个软皮蛋。”亮亮一副好可怜的样子。

“在哪？让我看看，看看你这个好心的软皮大笨蛋朋友。”

大家笑得更厉害了。可怜的亮亮没法，只好让王老师看看大笨蛋。大笨蛋可不愿见王老师，他也怕呢。好在他有办法，忙摸摸鼻子，悄悄说声“摸摸鼻子，变。”变什么呢？他见铅笔盒里没有橡皮，就在铅笔盒里变了块橡皮。

王老师和亮亮一起看那课桌里面，哪有大笨蛋的影子？

“在哪、在哪呀？”王老师紧追不舍。亮亮忙又翻书包，大笨蛋到哪去了呢？唉！

王老师怒气冲冲，又让后排的一个同学回答问题，这个同学也是仅能回答关于老道的事。这时，恢复原形的大笨蛋又给他提示了，声音足以让王老师听见。

亮亮浑身冒汗，双手做着手势，想阻止大笨蛋说话。王老师气得也出汗了：

“亮亮，站起来！怎么样，又是你脑子里那个大笨蛋在说话吧。”

亮亮什么也不敢说了。

“你几次在课堂上捣乱，没法管你啦，明天让你家长来见我！”

放学了，同学们都夸大笨蛋，只有亮亮闷闷不乐。

“瞧你那样子，像是谁欠你的钱似的。”大笨蛋瞅瞅亮亮。

“都怨你，你干吗那么大声，让老师听见了。”

“嘻嘻，你不用管什么王老师，她像是有学问的样子，我看她什么都不懂。”

歪辫子不同意这种看法：

“大笨蛋，这话你可说的错错错，老师是什么都懂的。”

“既然她什么都懂，那为什么上课时总问你们？我要问别人什么事，那就是我不懂。”

“可你那么大声提示，老师就不高兴。”

“你的同学回答不出来，多么可怜哪，又该出汗了。为什么不可以告诉他呢？告诉了他，他也知道了，也不可怜了，老师也高兴了，省得你们出汗了。”

大笨蛋的话，他们听了觉得也对也不对。可亮亮还是生他的气：

“我为你受老师的冤枉。既然是你在提示，好汉做事好汉当么，老师来课桌前看你时，你为什么躲起来！”

“我……”大笨蛋不好意思地说，“我也怕老师呀。你们怕老师就出汗，我没有汗，见了老师出不了汗，那怎么称得上怕老师呀。天下哪有见老师不出汗这种事呀，所以还是不见为好。”

“唉，你是有本事不见呀，可我呢？还得请家长。爸爸去见老师，老师一告状，回来就该冲我瞪眼了。”

“是呀，”歪辫子也有同感，“我最害怕请家长了。我爸爸的脾气不正常，赶上他心情不好时，那我可就吓破胆了。”

“看来还是我爸爸好，请一万次家长也没事。我的爸爸是秃尾巴，让你们的爸爸都秃尾巴了，就不怕了。”大笨蛋还是体会不到他们怕请家长的心情。

“秃尾巴？我们的爸爸根本就没尾巴呀！”

“哦，对，对。”大笨蛋摸摸后脑勺说，“看来爸爸厉害不厉害，不在于尾巴秃不秃。”

“唉，惨了，惨了。”亮亮可怜巴巴地念着一段流在同学中间的顺口溜：

不怕喊，不怕嚷，
就怕老师请家长。

“是那么可怕吗？老师也是奇怪的老师，请家长干什么呢！”大笨蛋也气愤不平起来，“好汉做事，那就好汉去当，不如我明天去见你们王老师。”

“你？你又不是我的家长。”

“那怕什么，我会变呀，我是天下最年轻的家长了。”

“那也不行，你年龄小，我年龄大，那有家长比孩子年龄小的。”

“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就等着你爸爸瞪眼吧。”

亮亮愁得连话都不爱说了。到家后，像是去医院打针似的去见爸爸了。

转天，亮亮的爸爸到学校去了。大笨蛋暗暗跟在后面。

到了王老师那儿，大笨蛋悄悄摸摸鼻子，说声“摸摸鼻子，变。”变成

了两团小棉花球，堵在了亮亮爸爸的两个耳朵眼里。

王老师把亮亮昨天的课堂“捣乱”，说了个天翻地覆。亮亮爸爸的两个耳朵被堵，什么也听不见，只见王老师嘴动手动，又不好意思问，只是不住地点头。

从王老师那儿出来，在学校门口，正碰见等在那儿的亮亮和歪辫子。亮亮早在身上出了汗，准备挨爸爸的训。一见爸爸出来了，心儿便怦怦地跳起来。谁知爸爸说：“你们老师怎么是个哑巴？不会说话，光会比划。”

亮亮身上的汗，又回到了身体里面，心也静下来了。真是不幸啊，请家长好几次，这是第一次没让爸爸瞪眼。

爸爸边离开学校边自言自语：

“真是的，这个学校，怎么让个哑巴当老师，怪不得亮亮学习不好。”

当大笨蛋把堵耳朵的事说了，他俩这才明白，随之大笑起来。不知内情的同学们愣了：亮亮吓得精神不正常了。

“走，咱们去操场玩去。”亮亮高兴了，拉着歪辫子和大笨蛋向操场走去。他们找同学踢球去，自然大笨蛋要变成皮球了。

每次玩踢球比赛，凡是大笨蛋变成皮球时，总是亮亮这个队赢，因为大笨蛋专往对方的球门里钻。

今天，他们刚要踢，来了个高年级的大个子，非要抢他们的球踢。这个高年级的大个子，总是欺负小同学。他扒拉开亮亮他们，要朝大笨蛋变的球踢去，亮亮他们敢怒不敢言。

大笨蛋忙摸摸鼻子，说声“摸摸鼻子，变。”你猜他变什么？变了一个大铅球。那个高年级的大个子一脚踢去，“哎哟！”他踢在了铅球上，一下子跌坐在地，痛得他捂着脚在地上打起滚来。

亮亮他们这个开心呀！

大笨蛋当医生

转天早晨，亮亮去找歪辫子一起上学。他边走边想着昨天操场的事，想那个高年级的大个子踢“铅球”的情景。一边笑着，一边学那大个子踢痛了脚的样子。

刚到歪辫子家，见歪辫子的妈妈急慌慌地拉着歪辫子出来，把亮亮吓了一跳。

“怎么啦？”亮亮看着鼓着嘴巴子的歪辫子问。

“上医院！”歪辫子的妈妈没好气地说：

“感冒了？”亮亮看看歪辫子，不像有病的样子。

歪辫子撅着嘴不吭声，她妈妈又没好气地说：“真感冒倒好了，她是没得感冒而吃了感冒药。”

亮亮似懂非懂，看她母子俩那个样子，只好跟在后面，向农场的医院走去。到了医院门口，亮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歪辫子是个有病怕打针怕吃药的女孩子。每次有病吃药，都是妈妈连哄带吓。一片药，要用十块糖来陪着吃。妈妈经常为这说她。这不，今天早晨，因为辫子梳得歪——歪辫子的小辫，经常是歪的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所以得了个歪辫子的名字。妈妈经常在她起床后，给她梳个端端正正的小辫子，有时甚至用尺来量，不差一分一毫。可是她一走出家门，连蹦带跳，连扭带疯跑，一会儿就歪了。今天她自己梳的头，一梳就梳了个歪歪辫，妈妈就说她。越说越生气，就把她所有的缺点一一列出，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吃药了。歪辫子她也有个小脾气，心想辫子歪是我的英雄本色。那些有辫子的港台女歌星，据我观察，没有一个辫子是正的。咱也算一个小追星族啊，辫子能不歪吗！妈妈不懂我不怪。唠叨就唠叨两句吧，又把我不爱吃药的事说呀说。这也算我的缺点吗？哪个大明星没点小毛病，唉！当妈妈还唠叨时，她赌气了！

“行了行了，不就是吃药吗！我吃，我吃，省得你再说我！”说着拿起一瓶治感冒的药，就往嘴里送，一下子倒进嘴里六大片。“咕咚”一口水，把药送到肚子里了。还要吃，一把被吓坏了的妈妈夺下了。

别看妈妈说她不爱吃药，一看她没病吃药了，就害怕了。

“我的小姑娘奶奶，没有病，你逞的什么能啊。没病吃药，这可怎么办？会中毒的呀！”急得妈妈只好领她去医院了。

当亮亮知道这些后，不禁对歪辫子肃然起敬起来。伸伸大拇指说：“哈，真勇敢！了不起！没病敢吃药，世界上你是第一啦，将来我要把你写进吉尼斯世界大全里。”

到了农场医院，医生一听，也为难了！

“这……还没听说过没病吃、吃药的。这有病了，我们能用药治。可没病吃了药，怎、怎么办呢？”

医生想啊想，也想不出个办法。又想自己上过的医科大学，老师也没讲过。只好去翻医学书，可哪本书里也没写着没病吃药怎么办呀。

医生还在翻着书，歪辫子的妈妈可急坏了！

“医生都没办法，这可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没办法还是医生吗！真是个大笨蛋。”

“对呀，大笨蛋也许有办法。”亮亮一下想起了大笨蛋，拉着歪辫子就

走。

“那个软皮大笨蛋会有什么办法呀！”歪辫子的妈妈不相信地喊着。

亮亮今天没带大笨蛋上学去。大笨蛋没事干，看着小鸡们啄食吃。他正想变个小青虫，逗逗小鸡们，亮亮拉着歪辫子回家来了。

“哈，我就知道，你们离开我不行。怎么了，老师又提什么你们不知道的问题啦？”

“不，是这么回事……”亮亮忙把歪辫子没病吃了感冒药的事说了，“怎么样，大笨蛋，有办法吗？”

“这还用问吗！有我大笨蛋干不了的事吗？我是天下最年轻的医生了。”

“那……她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好办哪，这最简单了。她吃的药是治感冒的，让她马上感冒，不就行了吗！这其实连天下最老的医生都懂，还用同我这天下最年轻的医生吗？”

“可……”歪辫子的妈妈忍不住说，“那感冒说得就得呀！”

“那可不行。”大笨蛋指指歪辫子，“你站那别动，我马上让你感冒。最简单的病就是感冒了，我曾得过一万次感冒。”

大笨蛋看着天上，摸摸自己的鼻子，说了声“摸摸鼻子，变。”

大笨蛋变成了一块黑云，又像一朵大黑蘑菇，飘在歪辫子的头上面。“哗”的下起雨来，正下在歪辫子身上。雨点很大，歪辫子从头到脚，雨水哗哗地流着，身上衣服都湿了。她妈妈好心疼啊，站在旁边不知干什么好。大笨蛋故意把雨又下了她一身。这雨下了足有十分钟，大笨蛋才现了原形。

歪辫子被雨浇得像个刚从水里捞出的小鸡，辫子被雨水冲得正正的贴在脖子后面。她妈妈陪着挨雨淋，也湿得一塌糊涂。忽然间，“啊嚏！啊嚏！”歪辫子打了两个大响嚏。

“行了，行了。”大笨蛋拍手说，“我敢说她感冒了，是真正的大感冒。那吃下去的六大片药，正好治她这个感冒。”

果然，歪辫子说她感觉良好，没有无病吃药的不舒服，也没有感冒发烧的意思。就高高兴兴地和亮亮及大笨蛋上学去了。

刚走了没几步，就听见后面“啊嚏！啊嚏！啊嚏！”连着三响的大嚏声。回头一看，是歪辫子的妈妈，她被雨一淋，真的感冒了。没办法，她只好跟他们三个一起，顺道去农场医院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当亮亮和大笨蛋正准备上学去时，歪辫子和她妈妈来了。歪辫子的妈妈用手绢捂着鼻子，一副痛苦的样子。见了大笨蛋就说：“好心的大笨蛋”，歪辫子没事了，可我让你给淋病了，感冒了。昨天去医院，吃了医生给的药，说晚上出身汗就好了。可晚上我身上热，把被子蹬掉了，一点汗也没出，今天非让我去打针……”

“那你就去打针吧。”

歪辫子的妈妈悄悄把大笨蛋拉到一边说：“我怕打针呀，一听打针我的腿就软了。”

怪不得歪辫子不爱吃药呢，原来她妈妈怕打针呀。

“这好办，”大笨蛋拍拍胸口，“不就是想出汗吗？”

“是呀，一出汗，感冒就好了。”歪辫子的妈妈连连点头，又小声说：“只要不打针，干什么都行。”

“出汗好办，我这天下最年轻的医生最有办法了。你呀，你今天代替歪辫子上学去……”

“上学去？这能出汗？能治感冒？”

“是呀是呀，那班主任王老师是让人出汗的出汗大王。不用打针，不用吃药，感冒准能治好，谁撒谎谁不是大笨蛋。”

她半信半疑，只好代替歪辫子去上学。歪辫子递给她书包，心中暗暗庆幸今天可以不上学这大好事，把在一旁的亮亮羡慕得不得了。

歪辫子的妈妈随亮亮向学校走去，歪辫子则和大笨蛋到果园玩去了。

歪辫子的妈妈来到学校，歪辫子的书包很重，压得她直喘，就有要出汗的感觉。不由心中暗暗高兴：看来大笨蛋没说错，这还没等上课，我就有出汗的意思了。

来到教室，她身体太胖，歪辫子的座位根本容不下她，再说又挡着后排学生的视线。和最后一排的学生换换位子吧，一是也坐不下，二是人家怕她把自己的椅子坐坏了。没办法，王老师只得让她坐在教室前边黑板旁，脸冲着全班同学。

刚才见到王老师时，她只得说歪辫子没病吃药，上不了课，自己来代替她上课。王老师马上就训她，说她是个不称职的妈妈，说得她觉得就要出汗。现在，面对全班学生，那些学生根本不听讲，全都看着她，觉得这样上课真新鲜。一连几节课，她像是老师了，而老师在黑板前讲课，根本没人听。再加上别的班都知道这个班来了个三十多岁的小学生，都来看稀罕，惹得王老师又把她好一顿训斥，她出的汗把衣服都湿透了。

这一天时间真长，她像过了一年。浑身出汗，又口渴得很，好不容易才放学了。她走出校门，发誓再也不来学校了，可她的感冒好了。

转天是星期天，大笨蛋出主意到野外去玩，特别要去遇见童话先生的那块荒草地。亮亮和歪辫子当然说好，那块童话先生摆过童话阵的地方，一直吸引着他们，怎么没想起去那玩呢？

今天的阳光，格外金黄，像是千丝万缕金线，绣出了大地，也绣在了他们身上。他们在阳光下走哇跑哇，像是拉着金线在动。那块荒草地，在他们看来并不荒。上面长着嫩绿的草，阳光下，草叶都镶着金边，清晨遗留下的露珠，闪着七彩的光。他们踢来踩去，那些七彩的露珠，变成无数个小星星，飞来飞去。大笨蛋在草地上跑着，指点着看见童话先生的地方。还能记起那些奇形怪状的画，这儿是那头坐在沙发上抽烟斗的牛，那儿是……

荒草地那边，是一条小河，河边是稀疏的芦苇。他们所到之处，不时惊起几只青蛙：“咯咯”一声，“咕冬”飞身跃进河里，一个猛子扎到对岸，从水中露出两只大眼睛，挑战似的瞪着他们，那意思是说：我在这，看你们怎么办？

有几株柳树，枝叶一直垂到河水里。像是给河里的鱼儿搭桥，让他们爬上树来。还有几棵大杨树，树叶“哗哗”地动着，和河水的流动声，合唱着一首永远不变的古老歌曲。

“呀！真美，真想写一首诗，一首最美的诗。”大笨蛋伸开双臂，像是在舞台上朗诵。这儿确实是美，他们采着大把的野花，顺着小河走着，踩着杨树叶声和小河流水的旋律。

忽然，在这旋律中，传来“梆梆梆”的声音，像是乐队中有节奏的小鼓。他们顺着“鼓”声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啄木鸟，正在大杨树上捉虫呢。

“这是啄木鸟。老师说了，是益鸟，专门帮大树捉害虫。”亮亮说。

“是呀，他是森林医生呢，可棒了。”歪辫子歪着头说。

“难道他比我这天下最年轻的医生还棒？他可不算年轻了，看来他是啄铁鸟的亲戚了。”大笨蛋吃力地仰着头说。

“什么是啄铁鸟哇？”亮亮奇怪地问。

“没听说过。”歪辫子同样奇怪。

“这都不知道：啄木鸟是啄木头里的虫子，啄铁鸟当然是啄钢铁里的虫子啦。”

啊？亮亮和歪辫子从来不知道铁里会有虫子。

大笨蛋冲树上的啄木鸟招招手说：“他是医生，我也是医生，我们俩应该谈谈，我教他发汗的秘方，他教我捉虫子的祖传。”

“呀！那是谁？不好了！”亮亮忽然指着不远处惊慌地说。

他俩一看，见是一个猎人，正举着枪，向那啄木鸟瞄准呢。

“是个打猎的呀，他要打死啄木鸟呢，这可怎么办？”歪辫子也吃惊地说，“赶紧告诉啄木鸟吧，让他快飞走。”

“树这么高，他听不见咱们的警告呀？”亮亮真恨不得能飞上树去。

“不要怕，有我呢。”大笨蛋不慌不忙，“看来只有我这个医生才能救他这个医生呢。”

“大笨蛋，你快点呀！”亮亮和歪辫子催他。

“摸摸鼻子，变。”大笨蛋也变成了个啄木鸟，一下飞到那猎人的枪上。

“梆梆梆”，用尖嘴啄那猎枪。那猎人瞄好准，刚要开枪，枪膛被大笨蛋啄了个洞。一颗子弹被他叼在嘴上，真像啄木鸟啄出一条虫子那样，一昂头，把那颗子弹吞到肚子里了。“梆梆梆”，又叼出一颗子弹，“咕鲁”吞了。

“梆梆梆……”，把枪膛里所有的子弹都叼出来吞了。然后，一扭嘴，一使劲，像吐痰似的，“砰！”吐出一颗子弹，正打在河中间，溅起几圈水纹。

“砰砰砰！”又是三颗，又连打出了无数圈水纹，在河面上不断扩大，不断消失。“咕嘟咕嘟，”从河底冒出几串水泡来，像是报告着子弹已经到达河底。

大笨蛋变的这只啄木鸟，又把头扭过来，嘴冲着那猎人，装出要吐子弹的样子。那猎人早愣神了，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大笨蛋，见他把嘴冲向了自已，惊叫一声，扔下猎枪，抱着头没命地跑了。

“噢——，跑了，跑了。夹着尾巴逃跑了……”亮亮和歪辫子欢呼着，并唱起来。

大笨蛋也笑着恢复了原形！

“怎么样，我这个医生当的不错吧。我早说过，我是……”

“你是天下最年轻的医生了。”歪辫子抢着说。

“真该让那啄木鸟谢谢你。”亮亮抬头望望那树上的啄木鸟，他还在那忙着捉虫子呢，根本没注意下面发生的事，也不知道自己死里逃生，更没法感谢大笨蛋了。

忽然，一只蜻蜓飞过来，大笨蛋一下忘了啄木鸟的事，忙“摸摸鼻子，变，”也变成了一只大蜻蜓，让亮亮和歪辫子坐在身上，去追那蜻蜓。他们顺着小河，忽上忽下地飞着。亮亮对歪辫子说：“我觉得好像骑鹅旅行记。”亮亮是想起一本《骑鹅旅行记》的书来。

“难道我现在像鹅吗？好好睁开你的眼看看，看来我这个医生要治治你的眼啦。”大笨蛋不满意地说，看来他没看过《骑鹅旅行记》。

亮亮和歪辫子又挥动手臂喊起来：

“噢——，骑着医生旅行记哟！”

“这才对。”大笨蛋在空中优美地来了个急转弯，又向荒草地飞去。

大笨蛋电视台

星期一早晨。

又该上学了。大笨蛋昨天载着亮亮和歪辫子飞行，飞累了，直到现在还在睡。

前天，由于大笨蛋这个医生的诊断，使歪辫子的妈妈代替歪辫子去上课，治好了感冒。而歪辫子痛快地玩了一天，让亮亮好羡慕呀。大笨蛋昨晚对他说：“你妈妈要是感冒了，你也能让她代替你上课，让她出汗呀。

对呀，何不让自己的妈妈也感冒哇。于是，他去求妈妈生病了！

“妈，你看人家歪辫子的妈妈感冒了，多好哇。你怎么不感冒呀？”

妈妈摸摸他的额头，怀疑他发烧说胡话呢。

“妈，你要感冒了，不用上医院，大笨蛋能治，不吃药不打针。”

“那个软皮蛋能治病？”妈妈又摸摸他的额头，“我看让他治治你的说胡话病吧。”

“真的，不信你问问歪辫子她妈。”

“那她妈也是发烧说胡话。”

一连好几天，亮亮的妈妈没感冒。再说大笨蛋这些日子也不愿当医生了，所以亮亮这个心愿一直没实现。幸好这些日子电视里的儿童节目播放动画片，才使亮亮忘了这件事。

这一天，电视儿童节目又该演动画片了。亮亮和大笨蛋早早地坐到了电视机前。今天，亮亮的作业也写的特别快，为的是赶着看儿童节目。

“既然有儿童节目，就不该留作业。既然有作业，就不该有电视。”刚才大笨蛋一边看亮亮满头大汗地写作业，一边不满地说，“难道电视不是作业吗？作业非得是‘写’吗？‘看’难道不是完成作业吗？”

大笨蛋像个老奶奶似的唠唠叨叨，振振有词，说得亮亮越发出汗了。亮亮倒是好脾气，没跟大笨蛋吵嘴，只是心里想：你要是老师就好了。

歪辫子嘴撅得像辫子那么歪，不高兴地来了。

“看你那脸，怪怪的，像是天下所有的人都惹你了。”大笨蛋叫起来，“曾经有一万个人惹我，我都没像你这样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也为了看电视，对那些没完没了的作业生气？呀！是不是你老了，为家务事愁成这样？”

亮亮笑起来。歪辫子到了这儿，见到了大笨蛋和亮亮，脸也就好看多了，嘴也不撅了，叹了口气，把心里的怨气说出来：

“唉！这得从我爸爸说起。天下的爸爸不见得是一样的，不知你爸爸是个什么样子的爸爸，反正我爸爸是个怪爸爸……”

“我爸爸么？”大笨蛋一脸疑惑相，“我爸爸就是一个爸爸呗。要说怪，就是尾巴秃点，要说这都怪你，是你……”

歪辫子没理他，继续说下去：

“我爸爸怪，怪就怪在他的脸。他要是不高兴了，那脸呀，就像阴沉沉的天。乌云密布，咬牙瞪眼，说话就跟打雷一般。这个时候，我大气儿也不敢喘，赶紧赶紧躲到一边。要不，干什么他都心烦。想找他要钱，不行！想让他领我玩去，不干！要是考试不及格，会把我的屁股打成四半。可是，爸爸要是高兴了，你看他那脸——风和日暖。对我喊“宝贝儿宝贝儿”，就像三伏天的蝉，叫个没完没了。这时候，干什么他都喜欢。要钱——“给！”领我玩去——“走！”考试不及格了——“下次努力！”就是骑在他身上，

他也情愿。

“我慢慢有了经验，只要爸爸有了笑脸，我就什么事都找他。要买冰棍吃的钱，求他带我去公园，让他在不及格的考卷上签

名……，哈，有求必应，可痛快了。如果爸爸脸上阴天，那就远远地躲开他，馋掉大牙也别找他要钱。

“可时间一长，我就烦了，干什么都得先研究爸爸的脸，真讨厌。记得课外书上有句讽刺人的话，叫做‘看人家的脸色行事’，我不就这样吗？难道让我整天花费大量的时间，去观察爸爸的脸吗！有时爸爸的脸不阴不晴的，叫我左右为难。这不，今天我就没观察好，惹了一肚子气，唉！”

歪辫子的一番话，说的让人可怜，亮亮和大笨蛋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。这时，电视里正播送天气预报……

歪辫子一下子想起了什么，高兴得差点蹦起来：

“我有好主意好办法了！”

大笨蛋和亮亮不知她有什么神机妙算，愣愣地看着她。

只见歪辫子对电视里播送天气预报的女播音员说：“阿姨，你为啥不预报爸爸的脸呢？求求你，你播送完天气预报后，再播送爸爸脸的预报吧。”

电视里的播音员阿姨停止了播音，为难了：

“脸是能预报的吗？”

“怎么不能？就像我们既然会加法，就必然也会减法一样呗。”

播音员阿姨想了想，摇了摇头，继续说她的天气预报了。

“唉！”歪辫子像瘪了的气球，又撅起了嘴。

“看你，有好主意了，怎么又不高兴了？”大笨蛋心里早有了主意。

“好主意有什么用啊，人家阿姨不管。”

“她不管，我管呀！”大笨蛋乐呵呵地说。

“你？你能给我预报爸爸的脸？”

“太能了。我要成立一个电视台，叫……叫大笨蛋电视台，能预报所有孩子爸爸的脸。”

“哇，那太棒了！”歪辫子又高兴起来。

说干就变，“摸摸鼻子，变。”大笨蛋果然变成了一台大电视机。

“可你这……上面没有按钮哇？”

大笨蛋变成的这台电视机，前面光是一个大屏幕，也没有开关，也没有按钮。

“哈哈，我这电视台，不用按呀开呀的，那多麻烦。你要看什么节目，喊一声就行……”

“那预报爸爸脸的节目，喊什么呀？”歪辫子始终没忘记爸爸的脸。

“你就喊——打开大笨蛋，预报爸爸脸。”

“那好。”歪辫子说着就大喊起来：

“打开大笨蛋，预报爸爸脸。”

果然，屏幕上，大笨蛋发布爸爸脸的预报：

“现在预报歪辫子爸爸的脸，今晚上是愤怒的脸，因为白天有人惹他生气了。明天白天，转笑脸。明天晚上，他去打麻将，准输，所以晚上转沉闷的脸。”停了一下，又对亮亮说：“亮亮爸爸的脸，今后三天是笑脸。”

每天晚上，附近的孩子，大部分到这儿来，大笨蛋变成的电视机，就在

房后的一块草地上。

“打开大笨蛋，预报爸爸脸。”

电视前这么多孩子，都预报一遍，是很费时间的。再说有的孩子，根本不管自己爸爸的脸，他们还要看儿童节目呢。于是又改了，谁要求预报自己爸爸的脸，谁就举手。这样，大家就有时间看节目了。看节目是这样喊的：

“打开大笨蛋，节目真好看。”

大笨蛋发现，平时看节目的，大都是些没上学的孩子，那些上学的孩子，因为作业多的吓人，所以听完爸爸脸的预报后，就恋恋不舍地回去写作业了，使大笨蛋很恼火，而那些没上学的孩子，看了没多会，就被他们的妈妈领去睡觉了。

但到了星期六这天晚上，情况便不同了。因为有星期日，孩子们把作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，也得到了爸爸妈妈的允许，大笨蛋电视台的观众就多起来了。

这个星期六的晚上，爸爸脸的预报，就歪辫子一个人举手。刚预报完，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大喊起来：

“打开大笨蛋，节目真好看。”

这声音响彻云霄，引得萤火虫也纷纷来看。

大笨蛋电视台的节目，孩子们很爱看。最爱看的节目，就是自己进电视里去演，还都是表演自己学过的课本剧呢。

大笨蛋很聪明，编排的节目，大都是课本剧。都是他在课堂上听来的，晚上让大家进电视里自己表演。后来孩子们发现，星期六的作业，虽然在星期口才写，但觉得很简单，一看就会。其实，这都是他们表演课本的缘故。就是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学生，表演或者看了课本剧以后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这些事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，作业题就像自己出的。

“谢谢大家，大笨蛋电视台的观众们，晚上好。”大笨蛋在屏幕上，装成一个主持人的模样，“当然了，也谢谢我。今天，我们的节目，还是大家来表演。今天演什么呢？我想咱们表演智力游戏，这个智力游戏的名字叫《聪明的船夫》……”

孩子们都知道这道题。讲的是一个船夫，带着一捆草、一只羊和一只狼，划船过河。船的载重量，每次只能载他们其中的三个，而船夫不在时，羊会吃草，狼会吃羊，草能捆狼。问船夫怎么带他们三个过河？

“我知道！”

“我会表演！”

“让我演！”

孩子们举手一齐喊起来。

于是，一个孩子扮成老船夫。头戴一顶破草帽，身上披件玻雨衣，嘴上粘着玉米须子当胡子。另外三个孩子装扮成草、羊和狼。

“船夫”挺认真地学着老头走路，还弓着个腰。“狼”也做出凶狠的样子，几次想向“羊”扑去。一边扑，一边嘴里学狗叫“汪汪汪”，一下把大家逗乐了。“狼”也发现自己叫错了，想改过来，又“哞——”的一声学了牛叫。

“船夫”先把“草”和“狼”运过河去。到了河那边，把“狼”留在那里，带了“草”又划回来了。再带上“草”和“羊”过去了。

又换了一拨演员，这拨和上拨的聪明差不多，只是“船夫”先运“草”和“羊”，然后把“羊”留在那边，带着“草”回来再运“狼”。

“难道不会把羊和草运过去，放在那边，划空船回来运狼吗？”大笨蛋总和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。

“那不行，船夫离开了，羊会吃掉草的。给你个大零分，算你不及格。”孩子们在下面嚷。

“我就不相信。”大笨蛋变成了船夫，“我来试试看，这个题我作过一万遍了。”

大家一下静下来，不知大笨蛋对这道智力题有什么新答案。

只见大笨蛋这个船夫，把“羊”和“草”运过去后，一下子把“羊”捆上了。大家“哇！”的一声乐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大笨蛋独自划船回来，“羊还能去吃草吗？”

“不能了。”

“这不是很简单吗？我还有最好最简单的答案了。我能一次把他们运过去。

“那不行的，大笨蛋，船一次只能载三个。这回你真该得零分了。

“不会的，我虽然得过一万次零分，但这次不会的。”大笨蛋满有把握地说，“船上装着草和羊，我一手划船，一手牵着狼，狼跟着船就过去了。对啦，狼的劲头大，他还能拉着船走呢，省得我划船了。”

大家又静下来。有人小声说：“狼会游泳吗？”

“谁能说狼不会游泳呢？”大笨蛋反问道。

谁也不能证明狼不会游泳。那么，大笨蛋的话就对了，一次就能过河了。

孩子们想了一想，觉得大笨蛋这两次过河，都是很简单的，自己也能想到的，可每次都是让他先想到了。都不服，纷纷要求再出一题。

已经是半夜了，有的妈妈来找自己的孩子回去睡觉。可哪里找的着，孩子们一会变狼一会儿变草的。那些萤火虫，原希望会邀请自己进屏幕跳个舞，可这些孩子又吵又闹，只顾自己进屏幕去表演，觉得没什么兴趣，都飞走了。

下一道智力题是：什么东西两个头一个尾巴六条腿？

这个节目，只需要两个人表演就行了，那就是一个人骑一匹马。

一个孩子扮马，另一个孩子特意装了两条长长的假腿，骑在“马”上，两脚挨地，和“马”的四条腿正好成了六条腿。

亮亮被请上屏幕了。他觉得这题太容易了，就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这题是出给一年级小學生的，太容易表演了。不光是一个人骑在马上，还可以骑在驴呀、狗呀、小白兔呀、乌龟呀的身上。我呢，给大家表演骑鹅旅行记……”

他一说骑鹅，大家又哄的乐了：

“错了，错了，鹅是两条腿，该给你零分了。”

亮亮又在屏幕上出汗了，只怪自己随口乱说，一时他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多亏大笨蛋来给他解围：

“不要笑，亮亮说的对呀，不应该给他记零分。一个人骑在鹅身上，是两个头一个尾巴六条腿呀。为什么？那只鹅的双腿有毛病，拄着双拐，这鹅不就四条腿了吗。任何两条腿的动物，拄着双拐，就算答对了，都是两个头

一个尾巴六条腿。”他停顿了一下说：“除了我爸爸，因为我爸爸是个秃尾巴。”

脸上的画

这个农场是在郊区，这个郊区的教育局，要举行小学生绘画比赛，评选出好的作品，去参加市里竞赛。

亮亮和歪辫子合作，画了一幅画。可他们的画，在学校没评上，参加不了区里的绘画比赛了。今天，在学校被评上的画，送区里比赛去了。亮亮和歪辫子闷闷不乐地回家了，作业本摊开，也懒得写了。

“怎么回事呀？又有哪道题不会了。有我大笨蛋在，你们还愁啥！”

“不是作业的事……”亮亮就把没被评上去区里绘画比赛的事说了。

“哎呀呀！这么个大事，都不请教我大笨蛋呀。”

“你……你还会画？”歪辫子不相信地说。

“哎呀呀，谁不知道我是天下最年轻的画家了。我的画，得过一万次奖了。来来，拿纸，我教你们画。这样吧，我画，画完后，写上咱仨的名字，算咱仨画的。不行吗？”

“可……”亮亮为难地说，“你画的再好，也没有用，我们学校已经评选完了，也送到区教育局了。”

“天下事难不倒大笨蛋，凭我得过一万次奖的大画家，谁敢不让我的画参加评选，你就等着吧，拿第一名吧。”

亮亮和歪辫子半信半疑，这个大笨蛋生下来还不到一年，天天和自己在一起，从没见过他得过一次感冒，也没见过他画过一次得奖画。

那就看他画吧，反正也是玩。大笨蛋来到桌子上，把亮亮妈合面用的盆，倒上一大瓶墨汁。又嫌毛笔太小，拿起刷碗用的炊帚，在和面盆里蘸了墨汁，“画什么呢？这样吧，画棵树。当初我学画的时候，我的老师教我画树，画长着腿的树。”他想起了童话先生的画。

他说话的时候，那炊帚上的墨汁，流了他一手，又嘀嘀哒哒流到桌上的纸上。

他用炊帚在纸上涂着，画了几笔，却没个树的样子，倒像块石头。

“这不像树吧？”亮亮怎么看也不像树。

“是块大石头。”歪辫子想说是个树墩子，可还是觉得与石头接近。

“对。我本来要画长着腿的树，怕你们看了害怕。还是画石头吧，石头不会长腿，你们看了不会害怕的。”

又画了几笔，也不像石头了，圆圆的一团糟。

“又不像石头了。”歪辫子摇摇头说。

“本来就不是石头，我说过画石头了吗？是你们说的么。我画的是……这是一张饼。”

“饼？”亮亮和歪辫子皱皱眉，谁会吃这样的饼。

“你们不用做那怪样子。就是饼么，一张你妈妈烙糊了的饼。”大笨蛋终于给自己的画找了个好名字。

“要是烙糊了的饼，还是挺像的。”亮亮虽然这么说，可认为自己的妈妈不会烙这么糊的饼。

“哎，这才是我的朋友，这才懂我的画，谢谢。”大笨蛋为自己的画得到朋友的认可而高兴。情不自禁地用沾满黑墨的手，拍拍亮亮的脸。

亮亮的脸上，留下了一个黑手印。

“啧啧，好像挨了一记黑耳光。”歪辫子一歪，吃吃地笑起来。

“好啊，你个大笨蛋，夸你一句，你就得意忘形了。”亮亮说着，来到镜子前一看，也笑了。然后要用纸去擦脸上的黑手印。

“等等！”大笨蛋一脸严肃的神气，拦住了亮亮，“哈，怎么样？我们成功了，这是天下第一年轻画家的第一万零一次获奖作品。”

亮亮和歪辫子莫名其妙。

“啊！多好看呀，真好看！”大笨蛋忘乎所以地喊着。

“好看？”亮亮又瞅瞅镜子里的自己，“什么好看？我的脸吗？这算好看？是好看吗？我可没看出来！”

“啊呀，亮亮，这才是一幅画呀！”

“一幅画？”连歪辫子也细瞅起亮亮的脸来。

“对的，这是一棵树。看，一个树干，五个树枝枝。来，我再添点树叶，这画就算完成了。”

亮亮半信半疑，可和歪辫子细一瞅，确实，大笨蛋这个黑手印，手心，像树干；五个手指头，像五个伸展的树枝枝。

大笨蛋看看手上还有墨汁，就向亮亮脸上弹去。又抹抹歪辫子的手，让她也往亮亮脸上弹墨汁。弹出的墨点，溅落在黑手印旁，确实像树叶。

“行了，这算行了。”大笨蛋倒背着手，愣充大画家的派头。

歪辫子又歪歪小辫，细端详着亮亮的脸说：“嗯，不说还真看不出来。像，有点意思，一幅水墨画。”

“对了！”大笨蛋伸伸大拇指，“你算说对了，难道能叫水墨画吗？当然是水墨画了。”

“既然你们都说好，只是可惜在我脸上，没什么用。”亮亮有些惋惜地说。

“可有用了，这是我的大作品呀。我的画，能画在纸上吗！我曾经在一万个孩子的脸上画过画，这是最好的一幅了。还等什么，去参加评选吧。”大笨蛋赶紧“摸摸鼻子，变。”

大笨蛋变成了一辆小汽车，这辆小汽车是红色的，只是车鼻子是黑的。这是他没洗手就摸鼻子的原因。

这辆小汽车，还是敞篷的。亮亮本来不情愿把自己的脸皮当画纸，可看见这么漂亮的小汽车，就和歪辫子高兴地坐了上去。

这辆黑鼻子小红汽车，在公路上，像一只小黑头红蝴蝶，轻盈地飞着。多么快的车辆都能超过。前面，有两辆车并排开着，想不让小红汽车过去。这两辆车中间，只有半个汽车宽的空间。小红汽车毫不犹豫地向两辆车中间开去，亮亮和歪辫子惊叫着捂上眼睛……但只听见一声“摸摸鼻子，变。”这辆小红汽车，刹那间像抻面条似的，变得又细又长，象一枚火箭，从那两辆车中间开了过去。亮亮和歪辫子，好一阵心跳啊。那两辆车莫名其妙：这辆小红汽车莫非是橡皮筋制作的？能拉开能弹回？

来到了区教育局，小红汽车像条蛇似的，绕过花坛和行人，一直开到画展室。

评委们正为没一幅好画参加市里的画展而焦急呢，老远就听大笨蛋嚷嚷：

“让开让开，天下第一幅有获奖希望的画来了。”

评委们看着新送来的画，都同时发出了一声“这——”的音来。

“这这什么呀，”恢复原状的大笨蛋，看着评委们那惊奇的脸色，“难道

你们没见过好画吗？都被这幅好画惊呆了吗？”

“不、不……。可这算画吗？”

“是呀，从没见过呀？”

评委们惊醒过来，纷纷议论。

“这怎么能不算画呢，谁说过不许在脸上画画呢？哪本书里规定了
呢？”大笨蛋眨巴着眼反问。

评委们大眼瞪小眼，都摇摇头。是呀，谁也没说过不许在脸上画画呀。

“怎么样，既然没有说不许在脸上画画，那么，这就算画啦。这么简单的问题，我们院的小鸡们也能回答呀。其实呢，你们早都看出来这是一幅画，一幅水墨画呀。是一棵树。当然了，它很深刻，很复杂，很意思，很奥秘。”大笨蛋不知从哪学来的词。“画在脸上，还很新奇哪。”

评委们拿不定主意，听大笨蛋说的头头是道。可画在脸上的儿童画，还是头一次见到，难道会是新兴起的画？是新生事物？最后决定先送市里参展再说，于是就决定了，把这幅画代表本区选送市里，参加在那儿举行的儿童画大赛。

亮亮和歪辫子一听，都欢呼起来，大笨蛋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这一点很像他的秃尾巴爸爸。区里选送的作品要盖区里的章，以起证明作用。凡是画都盖在画纸背面，可亮亮的脸皮背面是盖不了章的。没办法，只好盖在他的后脖子上，有些近似背面的意思。

“开往市里了！”大笨蛋又变成了小红汽车，“笛笛笛”地欢叫着，一直开到了市里儿童画大赛展览厅。

这儿的展览厅很大，全市参加大赛的儿童画，都摆在这里，几个评委正在评选着。

亮亮在大厅里，靠墙一站，站在了许多儿童画中间，一下子把参观的人都吸引过来了，评委们也都惊奇地张大了嘴。这儿所有的画，都是画在纸上，镶在框子里，挂在了墙上。可亮亮这个画，是个活动的呀。市里的评委们，参加过几十次儿童画展了，但也从没见过这样的画。

一会儿，一帮记者连跑带窜地过来了。那些记者们，正为这届儿童画大赛没什么新闻而焦急呢。一听说来了幅能活动的画，哪能放过这大新闻呢。

一个记者，举走照相机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咔嚓咔嚓”地拍照着：

“唔哇！这才是惊人之举呢，继承发扬了中国特有的脸谱画……”

另一个记者，拿起了笔，“沙沙沙”地在本本上写着，嘴里念念有词：

“这届儿童画大赛上，出现了宇宙间从未有过的画，这是未来派画家童年的作品，神童啊神童……”

其他记者也都像发现了新大陆：

“喂呀呀！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啊，简直是意识流。”

“不不，是印象派！”

“孩子，只有孩子，才能画出来呀。天才，纯属天才呀。”

“怕不是个外星人吧？”

评委们让这些记者吵得头昏脑胀，竟一致举手评这幅画为金奖。

电视台的记者，也来给他们摄像。参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仨这个高兴呀。

到了晚上，参观的人都走了。大厅里的工作人员也下班了。

当他们仨要走时，大门口看门的老爷爷却不让亮亮走。

为什么？

理由很简单，亮亮是画，是展品，况且还是获金奖的。这在今晚的晚报和电视上，都要报道和播放的，全市的人都会知道的。而展品不经过领导同意，是不能随便离开展览厅的。

“可我是活的画呀，我要吃饭睡觉呀。我和他们不一样啊！”亮亮指了指大厅里那些挂着的画“它们可以不吃不睡，我不行啊。”

“是呀。”歪辫子歪歪小辫说，“希望老爷爷能优待活的画回家，要不爸爸妈妈也要焦急呀。”

老爷爷觉得他们说的有理，可出于自己的职守，还是不能让他们走，只能安慰他们说：“不用担心，你们的爸爸妈妈会看到电视的，知道你们在这儿，不会焦急的。明天，等明天吧。”

大笨蛋是有办法的，可他直到现在，还陶醉在得金奖的喜悦中。家，对大笨蛋来说，也没什么。见他俩这么急着回家，反而劝他俩了：

“看你们那个样子，一天见不着妈妈就不行啊，我曾经一万次离开过我妈妈，都没事。”

这时，那个老爷爷拿着笔与小本本过来了。

“你们别急，就在这儿过一夜，我一会儿给你们买吃的去。不过……”他把笔和小本本递给歪辫子，“请你给我签个字，我这个本本上，有好多名作家名画家签的字呢。”他把歪辫子当成这幅画的作者了。

大笨蛋一把拿过笔和本说：“好的，我满足你的要求。我最喜欢满足人家的要求了，何况是一个老爷爷。我签字也是个内行呢。”说着在本本上写上“大笨蛋”。

“啊！我让你们签名，你怎么说我是笨蛋？”老爷爷生气地说。

“老爷爷，他就叫大笨蛋哪，”歪辫子忙解释说。

“哦，他叫这么个怪名字呀。”老爷爷看看大笨蛋，又看看他的签名，“这么好的画家，叫这么个名字。看你那个样子，确实笨。这么笨的蛋，竟然能画出得金奖的画来。”

“这是天下最好的名字呢。”大笨蛋又拿过笔和本，对亮亮和歪辫子说：“你们也签呀，这画是咱们仨画的。我是大画家，你们就是二画家、三画家呀。”

亮亮和歪辫子头一次给别人签名，就一笔一划地在大笨蛋的名字下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，写的字形居然有进步，比在作业本上写自己的名字好看多了。

“好吧，你们等着，我给你们弄饭去。真有意思，看了一辈子展览厅大门，头一次给展品买饭。”老爷爷像是在作梦。

“哇！多么宽敞的大厅啊。瞧！多么温和的灯光啊。比我那鸡窝强多了。”大笨蛋舒舒服服地在大厅中的沙发上躺下，心满意足地说，“还有人送吃的，不错。要是再有一杯咖啡……可、可就更不错了。”

“妈妈一定在晚报和电视中看到我们获奖了。”亮亮对歪辫子说，“咱们两家的爸爸妈妈准在一起夸咱们呢，说不定同学们也上我家和你家了，去祝贺咱们，可咱们没在家，还在市里呢，嘻嘻。”

“我看有的女生不会去，她们嫉妒我呢。”歪辫子故意撅着小嘴说。

“那些小鸡小鸭们，说不定也看电视了。他们……”大笨蛋说着说着就睡着了。

亮亮和歪辫子也在沙发上睡了。

半夜，亮亮被歪辫子推醒，又听到了什么声音。揉揉眼一看，见大厅墙角被挖了个大洞，几个蒙面的大田鼠向他们走过来。

“在这，得金奖的作品在这。”一个大田鼠指指亮亮说。

那几个大田鼠奔过来，笨手笨脚的，把亮亮和歪辫子捆了起来。大笨蛋还在睡呢，也被捆了起来。然后把他们抬出了洞口。洞外，停着一辆汽车。他们被押上汽车，悄没声地开走了。

亮亮好生奇怪，歪辫子也莫名其妙。汽车倒是挺舒服，只是手脚被捆，怪难受的。他们旁边，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大田鼠，那个瘦大田鼠不停地抽烟，而胖大田鼠不时把口袋里的酒瓶子拿出来喝上一口，车里满是烟味和酒气。

一会，那个瘦大田鼠对胖大田鼠说：“哥们，这回咱算发了，偷了这幅得金奖的画，要是卖到国外，可有大价钱了，啊哈哈咳咳！”

胖大田鼠说：“可不么，听说这、这幅画是……独一无二的，宇宙间仅有、有、有这一幅，可是件无价、无价之宝啊，哈哈。”

瘦大田鼠把二拇指竖在嘴前，小声地“嘘——”不让胖大田鼠大笑，怕被人发现。

亮亮和歪辫子这才明白：遇上强盗了，自己是被盗了。

过了一会，那瘦大田鼠忍不住又对胖大田鼠说：“咳咳，这可比在农场偷粮食强多了。”

“那当、当然了，农场值几个、几个钱，再说偷多少，还不是在那个破、破农场吗！这回，咱香港、美国纽约……啊、遛、遛一趟。再不用挖土打、打洞了，咱要住大、大饭店了。”

“你们是农场的？”亮亮眼睛一亮，“你们把我卖给农场吧，我们也是农场的，我不喜欢被卖到外国去。”

“是呀，外国有啥好的。见不着妈妈，见不着爸爸，见不着老师和同学。”歪辫子也随声附和着。

“哈哈！”胖大田鼠差一点狂笑起来，又猛喝了一口酒，“农场？农场值、值几个屁钱，不就有、有点屁粮食吗？你、你是名画，农场？嘿！不配！”

汽车开了很久，来到市外野地的一所房子前。大田鼠们把他们仨锁在里屋，然后他们在外屋睡觉了。

亮亮和歪辫子好不容易才把大笨蛋踹醒。

“唉，人家好困哪，是谁不拿天下第一年轻画家当回事，不让他睡觉，嗯？”大笨蛋完全醒了，发现自己被捆，又在这么个破屋子里。

“你们开什么玩笑哇，捆我干什么呀？不对呀，是我在作梦，还是你们在作梦？展览大厅呢？”他看了亮亮的脸，“我们的画还在，可大厅呢？沙发呢？”

“我们被盗啦……亮亮和歪辫子向他说了一切。

“好啊，”大笨蛋反而高兴起来，“在展览大厅展览有什么意思呀，被盗了多好玩！啊呀，我好羡慕你呀，要知道能被盗，当初应该在我脸上画呀，让我被盗哇。我曾经遇见过一万次强盗了，数这次最惊险了。”“你不愿意被盗？我们可不愿意，呜呜……”歪辫子哭起来。

“你看看，你瞅瞅，女孩子家，一掉泪我心里就不好受，不愿被盗没关系，咱不被盗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你说的倒容易，那几个大田鼠可凶呢。”亮亮忧愁地说。

“这还不容易吗？”大笨蛋说句“摸摸鼻子，变。”一下子就给自己松绑了。然后又解开了亮亮和歪辫子身上的绳子。

“咱一定不让强盗们得到这幅画。”亮亮揉揉被捆痛了的胳膊说。

“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把画毁掉，他们就得不到了。”大笨蛋说。

“毁掉？怎么毁？难道你要撕我的脸皮吗？难道你要烧我的脸皮吗？”

“洗呀，一洗不就没了吗？”

“可……”亮亮犹豫了，“这是你的大作呀，洗掉了不可惜吗？这可是得金奖的呀。”

“没关系没关系。”大笨蛋伸出双手，“画笔还在，我会再画呀。我画了一万零一张，难道不能再画一万零二张吗？”

说的也对。大笨蛋变了一脸盆水，让亮亮把脸上的画洗掉了，把脏水泼到了墙上。

“这下行了，我要让咱农场的田鼠朋友们吃一惊，尝尝当强盗的后果。呵……”大笨蛋伸伸懒腰，又困了，“睡，睡，好困哪……”

于是，大笨蛋变成一个大沙发，让亮亮和歪辫子躺在上面，三人一起又睡了。

天快亮了，大田鼠们打开里屋门，见屋里多了一个沙发，他们身上的绳子也解开了，最吃惊的是亮亮脸上的画没了。

“画呢？藏哪去了？”那个瘦大田鼠气急败坏地问，嘴中的烟气，竟从耳朵眼里冒出来。

“洗掉了。”亮亮做了个可笑的摊摊手动作。

“在那呢。”歪辫子歪歪小辫，指了指墙上的脏水。

“啊！该死，我的、我的金、金奖画。”胖大田鼠用爪子去搔墙。

“哈哈……”亮亮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屋子。

大田鼠们搔了一会墙，也没搔下什么画来，发现他们仨逃走了，忙追出来。只见大笨蛋摸摸鼻子，又变成了那辆红色小汽车，带上亮亮和歪辫子，飞快地开起来。大田鼠们追啊追，没追上，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农场了。

“笛笛笛！”小红汽车欢快地朝市里开去。天已大亮，太阳暖暖地升起来了，他们要赶着去展览大厅，好让大笨蛋用墨手拍亮亮的脸，再画好那幅得金奖的画。

“今天，我相信来参观的人会更多。”大笨蛋兴高采烈地说。

“我希望你画的再好一些。”亮亮摸了摸脸，又对歪辫子说：“还有你的树叶。我也希望对着镜子，我自己画上几片树叶。”

“我们都会画得好。我自我感觉很有把握。”小红汽车弯成一个弓形，绕过一个过马路的老人。

已经到了市里了。奇怪呀？怎么马路上静悄悄的，没有孩子，没有妈妈，没有爸爸。只有几个老爷爷和老奶奶。

他们停下来，大笨蛋恢复了原形。市里的人哪去了？

“我明白了。”大笨蛋拍了拍额头，“都去展览大厅了，去看我大笨蛋的杰作了。”

“那咱们快走。”亮亮忙说。

“你们看呀！”歪辫子指着一间屋子的窗户说。他们过去一看——嗯？屋里，一个孩子坐在镜子前。他妈端着一盘墨水，他爸用手在墨水里蘸了一

下，然后抹到那孩子脸上。孩子的脸上，一个黑手印出现了。“爸爸，这边再来一棵树，”那孩子又伸过那半边脸来，“爸爸，两棵树，就能得两个大金奖了吧？”

这是怎么回事。

他们闷闷地沿街走着，来到又一家的窗口。啊？也是孩子在脸上用墨手画树。而且那个孩子是自己用黑手在画，还画了爸爸妈妈一脸。那孩子画的正高兴，双手沾满了墨汁，又在屋里墙上拍着，满墙都是黑手印。

一连好几家，家家如此。亮亮他们明白了，全市的孩子，都在模仿大笨蛋，都在往脸上画树，都想得金奖啊。

再往前走，看到有些孩子为了在脸上画的像些，先在墙上马路上试画。啊呀！马路上、墙壁上、商店的玻璃上，都是黑手印，都是黑糊糊的墨。

大笨蛋瞪着亮亮，亮亮瞪着歪辫子，他们想再画一幅画的兴趣没了。

回家吧。小红汽车小心地绕开马路上的墨汁，慢腾腾地开着。出了市，大笨蛋又高兴了：

“哈，这回呀，学校老师该忙了，这么好多的学生该出汗了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呀，大笨蛋？”歪辫子真为没了金奖而难过。

“你想呀，老师不许你们抄作业，这市里的孩子，不都是在抄咱们的画吗？老师不该说他们吗？他们不该出汗吗？”

对呀！也有人抄自己的作业，歪辫子和亮亮转愁为喜了。

两个小木克

市里的孩子们，为抄他们的画，不知挨没挨老师的批评。反正亮亮和歪辫子，因为旷课，挨了王老师的批评：

“不通过学校参加绘画比赛，得金奖，好啊。老师脸上也争光啊，可是不能旷课啊……”

亮亮和歪辫子可冤了，金奖没保住，还差点让大田鼠强盗弄到外国去。现在又当着全班同学，让他俩站着挨训。

亮亮坐下时，课桌里的大笨蛋笑着说：“又出汗了吧。”

这时，王老师宣布明天学校举行赛跑运动会。同班上有没有想报名参加的。大笨蛋突然喊了句：“我参加！”

“好，亮亮，就给你报个名，希望你能像绘画一样，拿个第一，”王老师以为是亮亮自己在喊呢。急得亮亮直瞪大笨蛋，他知道自己跑不过别人，明天去比赛，等着拿个倒数第一吧。

回到家里，亮亮埋怨起大笨蛋来。

大笨蛋却哈哈大笑起来：

“哈哈！这有什么，是我报的名，我去跑呀！天下最年轻的长跑冠军要大显身手啦！我曾得过……”

“你曾得过一万次长跑冠军吧！”亮亮挖苦地说。

“难道一万次不是最多的吗？难道还有比一万次再多的吗？”大笨蛋理直气壮地反问道，一点没看出亮亮的挖苦。

“这次你代替不了我，比赛场上那么多人，一下子就会发现的。再说我总跟你沾光，多难为情呀，为什么我就不行呢？”

“你行，你行，谁说你不行啊！这回这个跑步冠军让你了，谁让咱们是好朋友呢，得冠军的机会多着呢。哎——”大笨蛋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“正好找你爸爸要那双新旅游鞋穿，这不正是个理由吗？”

“对呀！”亮亮一下高兴起来。爸爸给他买了一双旅游鞋，是小木克牌的。不舍得让他平时穿，这回参加赛跑运动会，肯定让穿了。

转天，亮亮高高兴兴地穿上那两只小木克。这两只鞋，一个叫左木克，一个叫右木克。跟了亮亮这个小主人，很高兴。又听说小主人头一天穿上他们，是去参加跑步比赛，更兴奋了。

“兄弟，要好好跑啊。”大笨蛋看着这两只漂亮的小鞋说，“做为朋友，我可帮亮亮拿了个画画金奖。你们可别冠军拿不到，扭了亮亮的脚。”

“什么！真是名符其实的大笨蛋。”右木克大嘴咧过腮帮子，“看你那秃里土气的，敢和我们称兄道弟的。你是谁？我们是谁？你不过是从乱草窝里出来的，我们可是世界名牌，是从高牌鞋厂出来的，哼！”

左木克觉得他的话有些过分，赶紧过去劝开他，又对大笨蛋说：“我这兄弟说话太直，你别计较。”

“好好好，我不计较，不计较，我说过我计较了吗？”大笨蛋天生的好脾气，一点不生气，“名不名，看跑动。这样的鞋，我见的多了，见过一万只呢。”

操场上，赛跑快开始了。亮亮和几个小运动员，站在起跑线上，就数他那双小木克鞋最漂亮。

歪辫子领着大笨蛋和班上的同学，站在四周，准备为亮亮加油。临赛跑

前，王老师找到亮亮说：

“亮亮同学，昨天我是生气，说了你和歪辫子，没想到你不计较，为了给班上争名誉，还参加赛跑比赛。要努力呀，我和全班同学都为你加油！”

说得亮亮心里热乎乎的，决心要跑个第一。

“王老师，没关系，我会努力跑的，我会跑第一的。”

大笨蛋觉得王老师有时也并不可怕，也有让人不出汗的时候。又为亮亮的行动而自豪，这才是我的朋友！

号令枪一响，赛跑开始了。整个操场欢呼起来——这欢呼只进行了几秒钟，忽然，整个操场像没了人似的那么安静。只见亮亮跑了没几步，突然慢慢地走起来，像电影里的慢动作。两个小木克像是不愿离开地面，慢腾腾地抬起；又像是不愿接触地面，慢腾腾地落下。其他小运动员，围着操场跑了大半圈了，亮亮连二十步也没走出去。自己觉得像是有什么东西粘在鞋底，好费劲抬脚呀。他不由喊起来：

“小木克，你们怎么啦？快往前跑哇！”

两个小木克也纳闷，怎么使劲也不行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底下吸着似的。

一会儿，只见左木克像是摆脱了吸力，快速抬起落下，而右木克还是那样。这样更坏了，一只脚快，一只脚慢。亮亮像一个生了病的小木偶，半边身子一起一落，又像是要摔倒的样子……

歪辫子呆在那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她忽然想起右木克瞧不起大笨蛋的事来，一定是大笨蛋在捣乱。她一转身，果然，大笨蛋不见了。她急得冲操场大喊起来：

“大笨蛋，你别捣乱呀！别影响亮亮跑步哇！”

歪辫子没猜错，亮亮跑了没几步，大笨蛋早“摸摸鼻子，变”地变成一个看不见的吸盘，吸在两个小木克底下，使两个小木克难以自拔了。后来不吸左木克了，还吸着右木克，所以才使亮亮在赛跑运动会上成了木偶表演。

其他小运动员就要接近终点了。亮亮在那儿，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。大笨蛋这才不慌不忙停止了捣乱，又“摸摸鼻子，变”地变成了两个小火箭推进器，悄悄附在两个小木克后面。刹时间，两个小木克像两只小火筋，带动亮亮飞一般地跑起来。就在其他运动员要接近终点时，他第一个冲了过去。

“哇——！”整个操场又欢呼起来，裁判老师惊得光张着大嘴愣神。

亮亮真的取得了赛跑比赛第一名，全班同学这个高兴啊，连王老师也乐得合不上嘴：

“亮亮同学为咱班争了光，不仅画好，体育也这么棒，大家要向他学习呀。”

王老师真的不可怕了。

大笨蛋并不高兴，自己治感冒发汗的偏方怕是没了。

回到家里，爸爸妈妈听说亮亮跑步得了第一也很高兴，夸得亮亮都不好意思了：

“其实……这都是两个小木克跑的快。”

“人家是名牌么。”大笨蛋在一旁说。

亮亮脱下两个小木克，仔细地用布擦去上面的灰尘，小心地放到了床底下。那儿的鞋子——布鞋呀，皮鞋呀，都向他俩祝贺。左木克是个爱害臊的

小木克，早就脸红了。而右木克却觉得自己了不起，眼一翻，头仰得高高的，谁也看不起，觉得他们都不如自己。

亮亮没发现，大笨蛋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摇摇头回自己的鸡窝去了。

转天，亮亮又穿上自己心爱的小木克鞋。到了学校，同学们又都来祝贺。歪辫子脚上穿的小皮鞋皮皮，还有其他小鞋，也都向两个小木克祝贺。左木克又脸红了，而右木克又仰起头来。他这一仰头不要紧，可害了亮亮了，走起路来，总觉得右脚脚指头擗得难受。他只好用右脚的脚跟走，怪不好受的。

左木克看不惯了，就劝右木克：

“右木克兄弟。”

“啥？”

“不要把头仰得那么高，你看小主人多不好受。”

“我是跑步冠军哪，得有个冠军样子呀！难道能像其他鞋一样吗？冠军就是冠军么。”

“跑个第一名，也没啥了不起，又不是你自己的功劳。”大笨蛋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，看不惯地说。

“什么！你这个小东西，怎么会不是我的功劳？跑步先迈右脚，论功劳，自然我大了。左木克么，不过跟我沾沾光。他当然没啥了不起了，了不起的是我。”

“你，你怎么会这样呢？”左木克生气了。

两个小木克吵嘴了，谁也不理谁了。这一下更坏了，弄得亮亮走路更别扭了。两只脚总在两边撇，怎么也走不到一块儿。

“哈哈，是你得了冠军美的呗，都不会走路了。”大笨蛋还取笑他。

两个小木克闹别扭，把亮亮累得够呛。幸好今天晚上奶奶来了，亮亮好些日子没看见奶奶了。奶奶一来，和亮亮睡在一间屋子里。不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睡，亮亮就把大笨蛋叫到屋里来睡。

晚上，亮亮缠着奶奶讲故事。

“你的故事就够多的了，还让奶奶讲？”大笨蛋在一旁自言自语。

于是，亮亮就讲自己的故事，讲大笨蛋的故事。亮亮自己的故事，奶奶信；大笨蛋的故事，奶奶不信。

“不信就不信呗，反正我奶奶信。”大笨蛋自我安慰说。

讲完了自己和大笨蛋的故事，亮亮又让奶奶讲故事。奶奶忽然拍拍手说：“哎呀，差点忘了。你看我这脑子，到底不如亮亮好了。亮亮，知道吗？今晚上是老鼠娶亲的日子，你别睡觉，咱们一会看老鼠娶新娘子，好不好？”

亮亮高兴地说：“好，好。奶奶，去年老鼠娶新娘子，我就没看见。都怨你，你不喊我起来看。”

“去年？你睡得像个小死猪似的。怎么喊，你也不醒。”奶奶笑着说。

“今晚我一定不睡，看看小老鼠娶亲。奶奶，是用我的鞋子当轿子吗？”亮亮说着，趴在床边，看着床底下自己的鞋。

“是呀，你就等着看吧。”

“奶奶，他们用哪一只呢？”

“小老鼠喜欢哪只，就用哪只呗。”“是吗？我猜他们准用小木克。哈，太好了，能看到老鼠娶新娘子了。”

“老鼠娶亲，也值得大惊小怪吗？”大笨蛋不以为然地说，“我看过一万次老鼠娶亲

了。”

“净吹牛，说大话。”奶奶瞪了他一眼，“老鼠一年才娶一回亲，你活了一万年啦！”

“我奶奶那儿的老鼠，一天娶一回亲……”大笨蛋觉得不应该和老奶奶顶嘴，下一句“我奶奶家有一万只给老鼠娶亲的鞋”就没说。

他们的话，都让两个小木克听见了。左木克很讨厌老鼠，不愿意给他们当轿子；右木克却在想：小老鼠用一只鞋当轿子，自然该我了，别的鞋哪配当轿子呢！

一会儿，亮亮就困了，嘴里念着去年奶奶教给他的儿歌：

小老鼠，吱吱叫，
娶媳妇，抬花轿，
花轿大，往外跳，
哎哟哟，扭了俺的小细腰……

念着念着，他就睡着了。

“看这孩子，”奶奶笑了，“又睡着了。”奶奶说着也睡了。

大笨蛋摇摇头，他一点睡意也没有，老鼠娶亲？还是头一次听说，怎么个娶法呢？他又想起了那些强盗大田鼠，如果是他们来，该怎么办呢？

夜深了，静悄悄静悄悄。大笨蛋和小鞋们一声不响地呆在那里，只有奶奶的两只大鞋，在说悄悄话。

忽然，从墙角的洞里，先后钻出来四个小老鼠。他们眨巴眨巴眼，跳了跳，蹦了蹦，显得很精神。大笨蛋看他们像戏台上四个武丑，出洞后，先练上一番，翻了几个跟斗，又装模做样地紧裤带，挽袖子，然后大摇大摆地向床前走来。

他们一下子就发现了两个小木克，一齐奔过来；

“呀！多么新潮的花轿啊，恐怕是外国货吧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真漂亮！伙计们，咱们出来找花轿，这不正好吗？”

“咱们用哪个呢？”

小老鼠们围着两个小木克转起来。

右木克忙说：“用我吧，我最好，我是名牌产品，我跑步还是第一名呢！”

“好吧，就用你。”小老鼠们来到右木克身旁，前边俩后边俩，喊了声“预备——上肩！”一下把右木克抬了起来。

右木克这个美呀，让小老鼠抬着，多威风啊。左木克不愿让右木克去，又不敢阻拦，怕右木克跟自己吵嘴。

忽然一个小老鼠喊了声“呀！”原来他看见了大笨蛋。

“多大的鸡蛋呀！”

“还是个软皮的呢。”

“正好当礼物，给新郎送去。”

一个小老鼠“吱——”的吹了一声口哨，又从墙角的洞中跑出三个小老鼠来。

“吱吱，什么事？”

“吱吱吱，好消息。”抬右木克的小老鼠们，冲大笨蛋努努嘴，那三个小老鼠高兴地过来了，往洞里推大笨蛋。

“小心点，别碰破了。”抬着右木克的小老鼠们说。

那三个小老鼠想了想，一个小老鼠肚皮朝上，仰身躺在地上，两个小老鼠把大笨蛋推到他的肚皮上，他紧紧抱住大笨蛋。那两个小老鼠，一个托他的尾巴，一个推他的头，把他当成了一个没轱辘的小车，载着大笨蛋。嘴里喊着“一二，一二……”朝洞口走去。大笨蛋躺在柔软的鼠肚上，被慢慢地拉着，挺美的。哈哈，给老鼠当轿子有什么美的，我坐老鼠车子才美呢！

一会儿，娶亲开始了。

老鼠新娘子穿着漂亮的婚纱，坐在右木克这个花轿里，像一个小公主。那四个当轿夫的小老鼠，笑眯眯地捻着小胡子，喊了一声“起轿——！”一齐用力抬起右木克，出了洞，准备往新郎家中走去。

这四个当轿夫的小老鼠，像是经过训练似的，脚步儿一致，甩前腿迈后脚，腰儿一扭一扭的。抬着右木克，颤悠悠颤悠悠的。在轿子后面，有两个小老鼠吹着喇叭。这喇叭，是两朵喇叭花，“嘟嘟嘟，嘟嘟嘟，”吹得两个小老鼠腮帮子鼓起了包，吹得两朵喇叭花一伸一缩的。还有两个小老鼠敲着鼓，那鼓是用栗子皮做的，发出“砰砰”的声音。敲得两个小老鼠头儿一点一点的，敲得那栗子皮一瘪一瘪的。

再后面，是那三个小老鼠，驮着大笨蛋，又拉又推，累得满头大汗。

轿子前边，四个小老鼠打着用灯笼花做的灯笼。每个灯笼花里，放了一个萤火虫。在前边引路。

娶亲队伍，围着屋子转了一圈。右木克斜了左木克一眼，心想：这次可不让你跟我沾光了。看我多自在，你不生气吗？嘻嘻。

娶亲队伍出了屋，又出了小院。月光下，大笨蛋见是朝不远处的马棚走去。

进了马棚。那些马儿，听见了喇叭声和鼓声，都停止了打盹，转头看着娶亲的队伍。大笨蛋被稳稳地驮着，美美的就要睡着了。看着那些惊奇的马儿，不由想：唉，亮亮睡着了，要不让他看见我这美劲，该多好。

娶亲队伍穿过马棚，到了马棚后院的一堵墙前。有个小老鼠说：“到了。”

大笨蛋一听说到了，忙睁大眼，见是一堵墙，一个洞也没有，门在哪呢？

只见一个小老鼠走上前，用手敲敲墙说：

“马屁，开门。”

大笨蛋笑笑说：“应该是‘芝麻，开门’。”

“闭嘴！”驮着他的那个小老鼠累得够呛，后背也在地上被磨得生痛。训斥大笨蛋说，“芝麻开门，那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，这儿可没有阿里巴巴……”

“对呀，这儿是大笨蛋与老鼠大盗。”大笨蛋说。

那墙忽然出现一个石门，大笨蛋一看，上写：

马屁洞

石门“吱呀！”一声开了，娶亲队伍向里走去。

“怎么样？”拉着大笨蛋的小老鼠说，“马屁才能开门。芝麻么，只能吃。嘻嘻。”

这洞里是新郎的家，小老鼠们把右木克放下，搀出新娘子，和等在那里的老鼠新郎举行结婚典礼。

他们把大笨蛋也放下了。等在那里的老鼠们，一边看新郎新娘典礼，一边看着大笨蛋流口水，这可是婚礼酒宴上的第一等好吃的了。

大笨蛋发现有几个身体很大很壮的老鼠，这么面熟？他们也瞅着大笨蛋看……哦，想起来了，他们是盗画的大田鼠。那几个大田鼠也认出了大笨蛋：

“好哇，这不是那个叫…叫什么……大笨蛋的软、软皮蛋吗？”

“啊？对，就是我，看来咱们真是邻居啦。”大笨蛋倒像很高兴遇见他们。

“什么邻居不邻居的，不要讨好我们。今天，落到了我们手里，你可跑不掉啦。”

“吃了他！吃了他！”众老鼠一齐呼喊。

婚宴开始了，老鼠们围着大笨蛋，首先要吃他。那几个大田鼠，喝了一口酒，张口就去咬大笨蛋。大笨蛋早“摸摸鼻子，变。”了，当然是变成一个大铁球，只听“嘎叭”一声，又是“哎呀呀”的叫唤。原来把大田鼠的牙硌断了，痛得他们捂着腮帮子叫起来。

“嗯？一个软皮蛋，能这么硬？”一个小老鼠不服气，用尖尖的小牙去咬。一下子把牙硌进自己的腮帮子里了，痛得就地打起滚来。

老鼠们急了，有的拿刀，有的抡锤子，朝大笨蛋乱砍乱砸起来。只听“乒乒乓乓”，火星子乱飞。大笨蛋一点事也没有，倒把那些老鼠震得手臂酸痛。

“原来是个软皮铁蛋，谁希罕吃。”老鼠们无可奈何，开开门，把大笨蛋推了出去。

侦察马屁洞

大笨蛋回来了。那些小鞋们，特别是左木克，忙问他右木克怎么没回来？

“我怎么会知道。”大笨蛋困了，没好气地回答，“我能管人家名牌的事吗？当轿子多好哇，他能回来吗？”

“这可怎么办？”左木克眼泪汪汪地说，“这都怨我，我不该跟他赌气，应该阻拦他别当轿子呀。”

“你才是个名牌呢，好心的名牌。”大笨蛋见他这么好，心也软了，叹口气说：“唉，那个右木克，我看他不配，不配有你这样的好朋友。”

“没了右木克，小主人亮亮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行了，你就别替别人着想了。”大笨蛋听着床上亮亮和奶奶的打呼噜声说，“这一个奶奶一个孙子，睡得死死的。口口声声想看老鼠娶亲，可好，鞋让老鼠当轿子了，回不来了，自己还在梦里打呼噜呢。”

早晨，亮亮醒来，像往常一样，起床穿衣。奶奶早起来了，谁也没想到老鼠娶亲的事。大笨蛋在沙发上眯缝着眼装睡觉，等着看亮亮下床穿鞋。

“奶奶，我那只鞋呢？”果然，亮亮找不着右木克了。左木克在一旁叹气。奶奶过来了，俩人一起跪在地上，往床底下看。

“大笨蛋，你看见了吗？”亮亮回头问大笨蛋。

“看见了。”大笨蛋依旧眯缝着眼，不急不慢地说。

“在哪呀？”

“给老鼠当轿子了。”

“啊？对呀！”亮亮这才想起昨晚要看老鼠娶亲的事，“奶奶，老鼠娶亲了吗？怎么没看到哇？是不是我睡了？你怎么也不喊我呀？为什么用右木克当轿子呀？他们怎么抬呀？他们会把右木克送回来吗……？”

“小孩子呀，真烦，没完没了的问。”大笨蛋挺费劲地翻了个身，要继续睡他的觉。

奶奶也没看见昨晚的娶亲，也闹不清右木克回来不回来，只好问大笨蛋：“大笨蛋，你怎么也不告诉那些老鼠一声，让他们用完了右木克快送回来。”

大笨蛋一看自己睡不好觉了，翻身坐起来说：“右木克！右木克！一个早晨光是右木克。你们怎么不问问我，我差一点被那些老鼠吃了！”

奶奶让亮亮穿上别的鞋，瞪了一眼大笨蛋说：“这个笨力笨气的软皮蛋，还挺厉害，还要小脾气。”

亮亮上学去了，一天也打不起精神来，老想着右木克，不时地求大笨蛋去找。左木克也不断地求大笨蛋。再加上歪辫子及其他小鞋的请求，大笨蛋这才放下架子，想想关于右木克的优点，就答应去了。

到了晚上，大笨蛋像个侦察员出去侦察一样，向各位告别。大家祝他马到成功，探听出右木克在什么地方，劝他立刻回来。

大笨蛋穿过马棚，来到那堵墙前，敲了敲说：

“芝麻，开……”

一想不是这句咒语，又敲了敲说：

“放屁，开门。”

那墙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
他摸摸后脑勺，难道咒语不对？他想啊想，反正有个“屁”字，是……臭屁？不对；狗屁？也不对。他一下看见了马棚，想起来了：

“马屁，开门！”

门果然开了。原来是说马屁才能开门的，他牢牢记下了。

再说昨天晚上，右木克被抬到了马屁洞，老鼠们把他放到一边，就去大吃大喝，不管他了。使他很不高兴。又一想自己是名牌，不能跟他们计较，就不生气了，找了个干净的地方休息了。

第二天，老鼠新郎来到右木克面前：

“轿子，听说……”

“等等，且慢——首先我的名字不叫轿子，我是名牌右木克。”右木克打断他的话说。

“好好好，名牌就是有名牌的风度。名牌右木克先生，听说你跑步得过冠军？”

“OK！那是一定的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老鼠新郎高兴地说，“我们鼠洞，明天要举行赛跑大会，叫做马屁杯鸡爪子奖赛跑大会。由我们鼠洞大王马屁精主持。你帮我跑个第一名，怎么样？奖品可是一个大鸡爪子呀！”

右木克一听要让他赛跑，随声说：“好的，没问题，咱准是第一。”他想要我在鼠洞露露脸，鼠洞大王马屁精会夸我。这回跑第一，可是我自个儿的功劳，谁也甭想跟我沾光了。

到了晚上，右木克兴奋得睡不着觉了。鞋的一生，还能干什么呢？除了走路之外，那就是在赛场上拼搏了。第一个冲过终点，在领奖台上站着，听着满场的欢呼……。这一切，是每一只鞋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了。右木克陶醉在明天的比赛中，竟没有发现一个小老鼠在叫他：

“名牌！名牌！你是睡着了还是醒了？”

这声音挺熟。右木克睁开眼，不认识他呀？

“不要吃惊，我是大笨蛋。”原来是大笨蛋变的。大笨蛋进了马屁洞后，就摸摸鼻子，变了一个小老鼠，来找右木克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老鼠又没请你。”

“我是侦察员，侦察你来了。亮亮想你呢，左木克也想你呢。走吧，我既然侦察到你了，你就该跟我回去了。”

“回去？哼！回去干什么！那个左木克，总说我这不好那不好的，还有你这个大笨蛋。”

“不要这样好不好，咱们是朋友呀，朋友么……”

“哼！你不配，你只会偷偷地变这变那，看我——明天又要在赛场上奔跑如飞了。明天，又有我辉煌的时刻了。”

大笨蛋摇摇头。刚才进洞时，就听见几个老鼠在说明天赛跑的事，见右木克这么热心于明天的比赛，只好放弃再劝他回去的念头了。可就这样回去，怎么向亮亮和左木克交代？连这点事都办不成，真成了大笨蛋了。唉，当个大笨蛋真难。自己也没脸回去了，留在这儿继续侦察吧。

在马屁洞的后面，是一个破旧的大院。中间是一个小山般高的土堆，杂草丛生，堆满了垃圾、砖头瓦块。鼠洞马屁杯鸡爪子奖赛跑大会，就在这儿举行。整个农场的老鼠和大田鼠，都集中到这儿了，黑压压的一片。赛跑大会，由这一带的老鼠大王马屁精主持。右木克和变成老鼠的大笨蛋一看，见这马屁精，乃是一个秃尾巴的老耗子，大笨蛋点点头想：看来有本事的，都是秃尾巴，我爸爸是个秃尾巴大公鸡，屁个鼠王也是个秃尾巴。

在赛跑比赛前，马屁精兴致勃勃地发表演说：

“众儿郎们，众鼠辈们，今天，是我们老鼠的大集合，是我们的大比武。我要发表演说，说一说我们老鼠。”

“我们鼠界，众说周知，是日益强大。自有了我们祖先以后，我们就与人类争夺粮食，争夺房屋，争夺这个世界。人类千方百计地想消灭我们。发明了毒药，想毒死我们；设计了扑鼠夹子、扑鼠笼子，想夹死我们，活捉我们。还养了猫，想咬死我们。经过千百年的斗争，我们挺过来了。现在，我们鼠类越来越多，像人们一样多。可我们比人们狡猾，不久，我们要同人们宣战，把这个世界，变为老鼠的世界。人们对我们没有办法。经过长期的较量，我们熟悉了老鼠药的味道，不会吃带药的食物；我们把笤帚扔进扑鼠笼子，把布娃娃扔到老鼠夹子上。最可怕的猫，已不再可怕。那些笨猫们，骄傲自大，他们以为天下太平了。整天吃面包夹鱼，喝牛奶和可乐。晚上睡在主人暖和的被窝里。身体胖了，爪子软了。有那么舒适的生活条件，他们还熬夜捉我们干什么呢？就是白天看见我们，也是睁一眼闭一眼了。”

“所以，胜利是我们的。人们对我们，是没有办法的。人们也看出了这点，他们制造什么航天飞机、宇宙飞船，准备逃往别的星球上去。等我们胜利了，地球上的一切，统统是我们的了。大白天，我们将大模大样地大吃大喝、大啃大咬了……”

众老鼠禁不住一齐欢呼：

“噢——！天下是我们的了。我们拥护马屁精！”

“……另外，我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，向人类宣扬我们老鼠的威力。这个计划，将在这次赛跑大会以后实行。通过这个大计划，让人类向我们鼠界投降。鼠类统治地球的时代，会提前实现。”

众老鼠欢呼跳跃。只有大笨蛋变的那只老鼠没动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演说倒是很精采，比我听到过的一万次演说都精采。看来我要随亮亮和歪辫子，到别的星球上去了，这从没想到。不过我想到了爸爸，看人家这个秃尾巴，多大的口气，多大的威风，我那秃尾巴爸爸，只会捉虫子。就是早晨啼叫，也不如这个秃尾巴的演说响亮，唉！”

马屁杯鸡爪子奖赛跑大会开始了。

由农场各鼠洞选出来的跑步好手，站在起跑线上。马屁洞的老鼠新郎，站在右木克里，准备着拿第一。大田鼠们选出的代表，个头大，身体壮，正在那鼓胳膊攥拳头，显示着自己的肌肉。

号令枪一响，参加赛跑的老鼠和大田鼠们，一齐飞跑起来。众老鼠在一旁呼喊加油。数马屁洞的老鼠们喊得最响，为老鼠新郎和右木克助威。

右木克跑的倒是挺快，可他并不是一直朝前跑，而是向右拐着跑。在起跑线附近，飞快地转起圈子来。老鼠们先是惊讶，后来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直捂肚皮，有的笑得在地上打起滚来。大笨蛋也乐得差点现了原形。

眼看别的老鼠都跑到前边去了，急得老鼠新郎直跺脚，还拔自己的胡子。右木克跑了半天，心想我准是在最前边吧？仔细一看——嗯？不对呀！怎么还在起跑线上？周围的呼喊声和笑声，还有口哨声，闹得他迷迷糊糊的，就又狠劲跑起来。还是像风车儿一样，直转圈儿。一使劲，竟把老鼠新郎给甩下来了，摔了个嘴啃泥，气得他坐在地上直喘粗气。

赛跑的老鼠们都跑到终点了，也回来看右木克转圈圈。右木克也发现自己在打转转，急坏了，咬着牙，想一直朝前跑。可怎么也不行，最后只好垂

头丧气地停下了。

众老鼠围着他，向他做鬼脸，对他吹口哨，还有的大喊：

“吱吱，飞碟来了！飞碟来了！”

大笨蛋不忍心再侦察下去了，躲到一边叹气去了。他原想硬着头皮回去，又想知道马屁精在赛跑大会后的计划，所以还是留下来了。

马屁杯鸡爪子奖赛跑大会结束了，老鼠们都回各自的洞去了。右木克被老鼠新郎臭骂了一顿，又不让他回去，用他当盛食物的柜子。老鼠偷来的东西，吃不了的，都放到右木克这个鞋壳里。什么烂苹果、柿子皮、酒瓶子，把他弄得很脏。最使他伤心的是，有几个顽皮的小老鼠还咬他。

右木克伤心地哭了，他想起了小主人亮亮，想起了伙伴左木克。他现在才明白，要想跑的快，只能和左木克合作。离开了左木克，自己只能向右面转圈圈。唉！现在自己这么脏，被小老鼠咬了，还算什么名牌呀？又出不去。唉！左木克呀，我想你呀，还有小主人。那个大笨蛋，别看不是名牌鸡蛋，倒是挺热心的，我准把他惹生气了，他也不见了，唉！这都怨我……

过了没几天，马屁精要实行他的大计划了。

这天，大笨蛋见老鼠们一齐出动，大田鼠们也来了。他们带着右木克，浩浩荡荡，来到后院，登上了那个小山般高的土堆顶，扒开杂草，露出一个深井般的洞。看见那个洞，老鼠们齐声喊道：

“我们有个倒倒洞，
洞口有棵倒倒草。”

“你们喊的是啥呀？”右木克不懂地问。

“这就是我们鼠王马屁精的大计划。”老鼠新郎说，并领他来到洞口。这时，老鼠模样的大笨蛋，也想知道这个大计划，赶紧也凑过来了。

只见洞旁有棵带刺的锯草，这草长的奇怪，不往上长，却往洞下长去。老鼠新郎指了指那棵往下长的锯草说：“这就叫倒倒草，这洞就叫倒倒洞。”

右木克和大笨蛋还是不明白，这算什么大计划呢？

老鼠新郎见右木克疑惑的眼光，洋洋得意地说：“这不很简单吗，一般的草，都是往上长。这棵草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往下长，是我们老鼠界反抗人类的急先锋，是我们的英雄。我们要挖土，为英雄开辟道路。”

“那……她有多高哇？噢，不应该叫高，应该叫深。”右木克还是不明白他们的用意。

“对，应该叫深，我们就是来为她挖洞的，让她一个劲地往深处长。”

“那……她要总往深处长呢？”

“那我们就不停地挖下去，这就是我们鼠王马屁精的大计划，让她穿过地球，让她在地球那边露面……”

这时马屁精过来了，摸着胡子，洋洋自得地说：

“让地球那面的人，也知道我们老鼠的厉害。这也证明我们的威力多么大。人们总说原子弹厉害，原子弹能穿透地球吗？我们用一棵草，就能当锯子锯开地球，还能让这棵草在地球上回来长，让地球都是洞洞，掉了东西，就得到地球那面去找。到那时，人们还能不投降吗？嘻嘻！”

右木克和大笨蛋简直不敢相信，天下还会有这种事？老鼠的野心这么大，难道世界真要成为老鼠的天下了吗？不相信也不行，洞口就在眼前，那棵倒长的锯草也在眼前，还有不知什么时候挖上来的土，也堆在眼前。

老鼠为征服地球，显得劲头十足，他们开始挖洞了。他们一个抓住另一

个的尾巴，一个一个地吊下去。老鼠新郎抓着右木克，吊在最下面。越往下，洞越黑；越往下，那棵草越细的可怜，苍白苍白的，没有一点绿色。大笨蛋的尾巴，被一个老鼠抓着；他呢，抓着另一只老鼠的尾巴，觉得挺好玩。又在想趁别的老鼠不注意，松开自己的手，让下边的老鼠都掉下去……。他一边欣赏自己的想法，一边又为那棵草担心，担心她到不了地球那面，就该生病了。

到了洞底，几个老鼠挖起土来。把土装进右木克这个鞋壳里，一个一个地传上去，倒在洞旁的土堆上。

右木克更生气了。这帮老鼠，又拿自己该盛土的筐子了。一会儿上，一会儿下，身上装满了又湿又重的土。什么时候才能挖到地球那边去呀！

大笨蛋变成的那个老鼠，在传送右木克时，故意说：“哈哈，用名牌筐装土，咱不成了名牌老鼠了？”

挖着挖着，抓着大笨蛋尾巴的那个老鼠，不小心让锯草的刺扎了一下，痛得“吱呀”叫了一声。大笨蛋一看时机已到，假装吃了一惊，乘机松开手——底下的老鼠，稀里哗啦全掉下去了。一个个磕得鼻青脸肿。大笨蛋心里暗暗高兴，表面上还埋怨抓自己尾巴的那个老鼠。那个老鼠挨了扎，见大笨蛋把松手的错误推给了自己，就和大笨蛋吵了起来。老鼠们也挖累了，借这个机会不干活了，都到洞顶晒太阳去了。

洞底，只剩下右木克和那棵又细又弱的草，右木克埋怨起那棵草来：

“你呀你，一棵无名的草，为啥往下长呢？害得我为你挖土。你真的和老鼠是一伙的吗？”

锯草草轻轻地轻轻地叹了一丝气，声音极其微弱，也就是在洞底才能听清：

“我本来和其他草一样，是往上长的。有一天，一个老鼠没事干，在我身边挖了个洞。有一次下雨，我身旁靠近洞的土，被雨水冲掉了。我的身子，就倒向了洞里。我准备立起身时，谁知让马屁精看见了。他大惊小怪，胡说我喜欢倒长，还说什么用我来实现他的大计划。唉！哪棵草也不喜欢倒长啊，那样会使自己变弱的。他召来了众老鼠，当场封我为倒倒草。我根本不理他们，自己仍努力往上长。谁知他们不让，强迫我往下长。我的头挨到洞底，他们又把洞挖深了，强迫我继续往下长，唉！”

“你不会不长吗？”右木克同情地说。

“要是不长，我就会死的。可这样，我也活不多久了。见不到阳光，我的身体变得很弱，唉！”她说了这么多话，累得闭上了眼睛，脸色越法苍白了。

右木克可怜地看着她，又想起了自己，不由得也叹了口气。

大笨蛋早就走了，他知道了马屁精的大计划，要赶紧回去，把这里的消息告诉亮亮他们。

大闹出版社

大笨蛋回到家里，把这惊人的消息，告诉了左木克，告诉了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告诉了亮亮和歪辫子。亮亮和歪辫子，又赶紧告诉了自己的爸爸妈妈。

大笨蛋带回来的消息，使院子里乱成一团，就像大笨蛋出世那天一样。多嘴的鸡婶婶，又把这不祥的消息，传遍了整个农场。一下子，又是一阵鸡飞鸭跑猫狗叫。有人说这是地震的前兆。

可是大人们都没事一样。亮亮的妈妈听完后，只是说：“又是那个大笨蛋，可能患多动症了，整天闲不住，不是惹祸，就是出歪歪道。”

“孩子么，总归是孩子。”总爱瞎想——不，是幻想，我小时候，也这样的。”

大人们不相信，急坏了亮亮和歪辫子，急坏了鸡鸭猫狗们，急坏了左木克和小鞋们。这可怎么办？

大家聚在一起大讨论。这是一次拯救这个农场这个城市的大讨论。

鸡婶婶首先发言，这是惯例，不论大会小讨论，她总是抢先发言：

“人么，就是这样。一长大了，就忘了小时候了。就听不进去小孩子的话了，就听不进去我们的话。不听拉倒，谁还求他们听呢。就让那些老鼠把地球锯开好了，锯成两半。我们动物和小孩子住一半，让那些大人和老鼠住一半……”

“你这是赌气话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”说话的是那只大黄狗，名叫巴克。巴克虽然年龄不大，可总以老大自居，平时根本不愿意和鸡鸭鹅猫在一起。这次面临重大问题，才勉强地坐在那里。原想最后来个总结发言，可一听鸡婶婶这番赌气的话，就忍不住说了，其实呢，什么事情，都是以预防为主。老鼠如此猖狂，根源在那里呢？首先，不在我们狗。人们常说：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所以，这个闲事，我们不能管。可是呢，该管闲事的呢，又不管。人们常说：占着茅坑不拉屎。就是这个意思……

他还没说完，在一边眯缝着眼睛的老猫睁开了眼，可别小看他，整天眯着眼总像睡不醒似的。他是个博士呢。猫博士伸了个懒腰，说话了。猫博士年轻时，是个逮老鼠能手，得了好些个奖章奖状。现在老了，牙也掉了，眼也花了。白天，没事晒晒太阳，晚上，编写一部《扑鼠大传》书。他早就看不惯大黄狗这种趾高气扬的样子。

“人们也说过：听锣听声，听话听音。巴克这话的弦外之音，不就是说我乎？张口一个‘人们常说’，闭口一个‘人们常说’，难道就他跟人亲近吗？其实，现在的猫不逮老鼠，恰恰是人们造成的。他们养猫，不是为了扑鼠，而是为了观赏。吃好的，喝好的，天天抱着。有这么好的生活，谁还去辛辛苦苦地扑鼠？人们对狗，不也是这样吗？养那些奇形怪状的狗，还烫着卷卷毛。越没本事的狗，越金贵。等着吧，过不了多久，狗也会连家也看不来啦，可叹呀可叹。”

大黄狗虽然心有同感，但嘴上并不服：

“你这是胡搅，把责任推给……”

大笨蛋赶紧拦住他们；

“好啦好啦！这儿，就数你俩本事大，你们还吵嘴。咱们不是赶紧想办法吗，等马屁精的大计划得逞，咱们连吵嘴的机会都没有了。”

“我要训练一批猫勇士，像我当年那样，就能摧毁马屁洞也。”猫博士

又想起了当年的自己。

“好汉不提当年勇。现在才想起搞训练，哪来的及呀！”大黄狗虽然心里不服猫博士，可语气缓和多了。

“可以训练我们呀！”大笨蛋说。

“对呀，我们也可以学学逮老鼠的本领啊。”左木克信心百倍地说。

“依我看，依我看，”不太爱高谈阔论的秃尾巴鸡爸爸，慢条斯理地说，“依我看，这个马屁精，是个难惹的家伙，只要把他制服了，就好办了。可你们知道他的底细吗？知道他是从哪来的吗？”

“那你知道吗？”大黄狗忍不住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所以，你们要了解马屁精的来历，这才是首先要办的事。米粒，要一个一个地吃；事，要一件一件地办。”

秃尾巴鸡爸爸这话，说的在理，大家都赞成。

猫博士补充说：“要想查清马屁精的来历么，恐怕我们大家难以知晓。这只要从书里去查了，我就是这样的，不知道的事，书里都有。看来，你们要去市里的新华书店走走了。”

只能这样了，这次大讨论结束。大笨蛋和左木克，还有亮亮和歪辫子，去市里新华书店，查清马屁精的来历。

到了市里，新华书店只有很少一些儿童书籍，根本没有关于马屁精的书。

怎么办？书店的阿姨，让他们去出版社看看，也许那儿有。

到了出版社，他们说明了来意，一个叔叔让他们填个表。填完表后，叫他们回去等着，过三个月再来。他们说事情紧急，不能等，最好现在就办。那叔叔为难地说：这是制度。这个表，需要好几个部门批准盖章呢。

任他们怎么说，那个叔叔摊摊手，表示无能为力。最后，悄悄对他们说，让他们找这个城市最大的官——市长。也许市长能帮助他们的。

只好这样了。他们又急匆匆地赶到市长那儿。

市长听完他们的话后，为难地说，“我是很愿意帮助你们，可我又不完全相信你们的话，你们最好……最好有个大人陪着来，也许我……我会考虑的。”

唉！为什么都不相信我们呢？哪个大人会来呀！

“王老师会来吗？如果她能来，我宁愿以后在课堂上第一个举手回答问题。”亮亮着急地说。

“妈妈会来吗？如果她能来，我会天天把辫子梳正的。”歪辫子说。

亮亮一说老师，大笨蛋想起自己的老师，也是自己的大朋友——童话先生来了。

“我也有老师啊，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大朋友。你们的老师，不会相信咱们的话，我的大朋友老师，相信。”他想起了与童话先生临分别时，共同商定的怎么见面，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了句：

“歪鼻子，我想见你。”

外面有人敲门。……呀！果真是童话先生来了。

“你好，大笨蛋小朋友，什么事呀？”

“童话先生大朋友，你好……”大笨蛋向朋友们介绍了童话先生，又把马屁精的事说了。

正说着，市长过来了，握住童话先生的手说：“童话先生，我也认识你

呀。我小时候，读过你写的童话书。没想到我老了，还能看见你。”

“啊，你也认识童话先生！”大笨蛋高兴地对市长说，“市长伯伯，童话先生能证明我们说的是实话。”

“是吗？”市长对童话先生说，“你认为这些孩子的话是真的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，就像你是市长那么真。”童话先生肯定地说。

“你说……我应该相信他们，帮助他们？”市长又追问了一句。

“是的，就像你小时候相信我一样。”

“我现在也相信你呀！好吧。”市长拿起了电话，要通了出版社：

“……什么？社长不在家，到外地开会去了？”

“哎呀，真不巧。”市长放下电话，搓搓手为难地说，“我很想帮你们，也很想拯救你们的农场，更想救这个城市。可……出版社的社长到外地开会去了，只有社长才能管出版社呀。这可怎么办？是不是想别的办法？”

大笨蛋眨了眨眼说：“市长伯伯，你不如让我当社长……”

“你？”

“对，就当一天，一天。”

市长抬头看了看童话先生。

童话先生点点头。

“好吧。”市长下了决心，写了一张委任书：

特派大笨蛋到出版社当社长一天。

市长

×月×日

他们高兴地拿着市长的委任书，准备去出版社，童话先生临分别前，叮嘱大笨蛋说：

“今天是属于你啦，属于你们几个啦。平时，做孩子的真艰难。可真有幸有这么一天，有自己的一天。这一天怎么用，出于对你们的嫉妒，我就不指点你啦。唉，我要是有这么一天，不仅要查清马屁精，还会把出版社变成童话乐园的。你们快去吧。”

大笨蛋点点头。他们告别了童话先生，向出版社跑去。

他们把市长的委任书，交给了那个叔叔。那个叔叔把他们领进了办公室：

“好吧，你就在这当一天社长吧。”

他们首先来到了书库。

这儿的存书真不少，却很少有儿童书，都是多年卖不出去积压下来的。那个叔叔给他们介绍说：“这些书，是一些枯燥的书。每一页每一篇，都是些干巴巴的词句，像是老和尚念的经文，连个插图也没有，太意思了。”

“这好办。”大笨蛋翻了翻那些书，“这些书，需要重新加工一下。让我们来给它们翻翻新。”说着，指挥大家，把这些书放到一个大盆里。然后，哗地倒进一桶水。

“这……？”正在那个叔叔惊愣间，却只见这些书——变的湿润不干巴了。大笨蛋又拿来一些颜色，往大盆里滴了几滴绿色，只见那些书的封面上，出现了绿的草地；他又滴了些红色，草地上又开了红花，天空升起了红太阳。他又滴了些黄的、蓝的、紫的等颜色。书中出现了蓝天、动物、小鸟，色彩美丽极了。他又冲书里学了声狗叫，引得书里的动物也都叫起来。

“汪汪！”是小狗在叫。

“啾啾！”是小鸟在叫。

“知了——”一只蝉乘大家没注意，随着叫声，飞出了书里，飞到外面去了。

那个叔叔和亮亮他们，从大盆里拿出书来一看——嘿！一点不枯燥了，里面的故事非常有趣，插图也满漂亮。

这时，歪辫子又在翻着另一堆书，看着看着就喊起来：

“这是些没味道的书。”

“没有味道！没有味道？那……那就炒一炒吧。”大笨蛋又有主意了。

大家把这些书，搬到出版社的食堂里。大笨蛋指挥大家，把这些书放进炒菜用的大锅里。点着了火，拿起一把大铲子，一边翻动锅里的书，一边喊；

“加作料，放盐，放糖，再放点醋……”

“好的。”歪辫子非常爱干这种活，在家里，经常帮妈妈炒菜。她边放作料边探头闻闻，怪声怪气地说：“唔，不错，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”

果然，这些书被炒得香喷喷甜丝丝的，读起来津津有味。

书库那边，还有些又大又厚的书，孩子们都拿不动。大笨蛋也有办法，让大家抬来一个大板子，压在那些又大又厚的书上。他们站到板子上，使劲跺脚，大笨蛋也变成了个大铅蛋。压呀压，跺呀跺，从那些又大又厚的书里，挤压出许多字来。大笨蛋把这些字，扫到一边说：“这些字，都是废话，挤压出来，那书就变薄变小了。”

有几本又大又厚的书，没挤压出废话来。大笨蛋又拿来一把刀，像切豆腐似的，把那几本又大又厚的书，切成了好几小块。每一小块，变成又小又薄的书了，看起来可方便了。

大家看着，笑着。这些被大笨蛋加工了的书，多么有趣啊，多么适合儿童看哪。看着看着，大笨蛋提醒大家，有关马屁精的书，还没找到呢。这些加工了的书里，也没有关于马屁精的事。

大家又在书库里找起来。

左木克踩在一本破旧的书上，只见尘土飞扬，……忽然，从尘土中跑出一个无头的怪物来。那个叔叔见了，忙说：“呀，他在这里！”

大笨蛋问他：“这个怪物是谁呀？”

“他是一本《无头尸》书里的。这是一本很不健康的书，害了很多人。后来，这些书被我们毁掉。可这个无头尸怪，偷偷跑了，我们找了他好久，原来他在这儿藏着。”

那个无头尸怪，东一躲西一藏，一下子钻进那些扫在一起的废话堆里，大家拿起笤帚、墩布，去打那无头尸怪。那无头尸怪被赶了出来，绕着那堆废话跑。那堆废话，被弄得满地都是，一句句话被踢飞了，一个个字被踩得乱七八糟。字也都散架了，各种笔画——竖呀、点呀、横呀，满天飞扬，遍地都是。不小心踩在逗点上，就被硌了一下；踩到钩上，就被绊倒了。桌子也碰倒了，大盆里带颜色的水也洒了。那个叔叔手忙脚乱，嘴里喊着“慢点，轻点。”不小心被大盆边的水滑倒了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摔进了大盆里，弄得浑身上下花花绿绿的。一边小心地爬出来，一边喃喃地说：“行了，行了，我也变成一本好书了。”

那无头尸怪向书库角落里跑去，大家呼喊着重去追。他一纵身，在一本布满灰尘的书上，摔了个屁股墩。等他站起身，看到自己摔倒的那儿，灰尘被

擦掉了，露出一个“鬼”字。无头尸怪大喜，以为这书里是鬼呆的地方了，就翻开书的封面，钻进了书里。

“无头尸怪跑到书里了！”大笨蛋首先赶到，忙让左木克擦掉书封面的尘土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书，却只见是一本《钟馗捉鬼传》。

“哈，这下好了。那无头尸怪，刚才只看见一个‘鬼’字，就钻进去了。其实，这是本钟馗捉鬼的书，他是自投罗网了。我们进去看看。”

“好啊！”大家翻开封面，随着大笨蛋，一个个钻进书里了。

进了书里，只见不远处，一个黑脸大汉骑在马上。那大汉——头戴官帽，身穿红袍，满脸的络腮胡子，像硬板刷一样。只见他怒瞪环眼，一手执宝剑，一手捉着那无头尸怪。

“呀，这不就是捉鬼的钟馗大师吗？”亮亮和歪辫子一下子就认出来了。

“正是俺！”钟馗一声喊，像钟声一样洪亮，又随即哈哈大笑起来，“这无头尸怪，被你们追昏了头，竟然自投罗网，逃到我这来了。正好被我捉住，从此世上又少了一个恶鬼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大笨蛋高兴地说，“钟大师，我们正想打听一个叫马屁精的老鼠，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是呀，钟大师，这马屁精准是个恶鬼，他想霸占地球呢，你快告诉我们他的来历，我们好消灭他，”亮亮和歪辫子也急切地问。

“马屁精……？”钟馗想了想，“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个鬼呀？”

这时，钟馗骑的那匹马，微微抬起头，喷了个响鼻，摇了摇尾巴说：“这事得问我，只有我知道这马屁精的底细。”

“你？”

“那你快说！”

“好吧，”那马微闭双眼，又喷了个响鼻，像是在清清嗓子，给大家说起了马屁精的来历：

“说起来话长了，知道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：当年，马屁精是一个很大的大老鼠，特别地狡猾，鬼心眼子特多。逃过许多次夹子和鼠药的埋伏，逃过无数次猫的追扑。有一次，他被伪装很巧妙的夹子夹住，就死命挣扎，把尾巴挣脱断了，才逃得一条活命，成了这一带赫赫有名的秃尾巴鼠王。

“钟馗大师骑着马，到这一带捉鬼，那些鬼们，一开始和钟大师对打，可都不是钟大师的对手。没被捉住的，就躲的躲，藏的藏，到处逃跑。唯独秃尾巴鼠王狡猾，不像其他鬼怪那样逃跑，而是紧紧跟在我的屁股后面。我见他总跟在我后面，就奇怪地问他：‘你怎么总跟在我后面呢？你这个坏老鼠！’

“‘我……我不是什么坏老鼠，我是你放出来的屁呀，’秃尾巴鼠王恭敬地回答。

“‘是吗？’”

“‘是呀。你叫马，我的名字，应该叫马屁呀。对，我就叫马屁，谁让我是我放出来的屁呢。我既然是你放出来的屁，就应该永远跟着你呀。’

“我看他日日夜夜地跟着，当时我也年轻，就以为他真是我的屁了。钟大师后来也发现了，要杀他，是我替他求情，说他不是鬼，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屁。钟大师是相信我的，就放过了他，他是这一带唯一逃脱了的鬼。后来，钟大师到另一个地方去捉鬼了。路上，他跟着跟着就不见了。我还以为我跑的快，把他给丢了。原来是他偷着跑了，到鼠洞称王去了，知道了吗？”

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。”

“哦，原来他曾冒名顶替马的屁，怪不得叫马屁精呢。”大笨蛋他们知道了马屁精的来历，很高兴，“我们还以为是个多么厉害的鬼怪呢，原来不过是一个坏老鼠。谢谢你，老马。谢谢你，钟大师，我们走了，消灭马屁精去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钟馗把宝剑插回剑鞘，伸出大拇指说，“好样的，世上的鬼靠大家捉，我一个人是捉不完的，好，好！”

大笨蛋他们告别了钟馗和他的马，一个个又钻出书来。

天快黑了，大笨蛋这个社长一天的任期也完了。那个叔叔身上虽然花花绿绿的，可还在那手舞足蹈，看着大笨蛋加工出来的书，嘴里还念叨着：

“真好，真有趣，好……”

攻打马屁洞

原来马屁精不过是一只冒充马屁的大老鼠，大家一想他当年为了活命，紧跟在马屁股后面的狼狈相，都开心地笑了。原来他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一个冒充马屁的家伙，居然当起了鼠王，还那么大的野心，想霸占地球，真是可笑啊可笑。

于是他们商订，由大笨蛋挂帅，带领左木克，去攻打马屁洞，消灭马屁精。听说要去攻打马屁洞，救出右木克，许多孩子的小鞋都要去，当然有歪辫子的小鞋皮皮。

“你们要小心哪。”亮亮和歪辫子嘱咐他们说。

“没关系，我们先跟猫博士学习捉老鼠的本领。”左木克安慰他俩说。

他们就到猫博士那儿，要求学习捉鼠的技能。猫博士很高兴，伸伸腿，摇摇尾巴，活动起筋骨来。大黄狗巴克，显出一副瞧不起的样子，高昂着头，到别处去了。

猫博士当起教官来，边说边做出样子：怎样弓腰、竖尾巴，怎样跳、扑、甩尾巴，怎样抓、咬。左木克他们学得很认真。远远望去，这儿像一个练兵场，小鞋们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，扑来跳去，又利索又轻巧。只有大笨蛋显得很笨拙，像一个邋遛兵。

猫博士教了一会，觉得自己还行，没觉得累，也没大口喘气。原来我还没老——他想着，又想以后办个武术学校，教授猫拳。可又一想，猫们都不学艺了，自己现在竟教小鞋们练武，把技艺都传给别人了，真是可悲可叹，想到这，不由大大地叹了口气。

“怎么了？猫博士，是不是累了？”大笨蛋问。

猫博士摇摇头，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唉！如果年轻的猫们来学，那会更好啊。唉！可想而不可及也。”

“我们也行啊，决不次于你们那些年轻的猫。”大笨蛋不服气地说。

忽然，左木克想起了什么：

“我想起来了，我的表哥，是一双猫头鞋。本事可大了，都称他俩是猫头大将军。他俩要是能来跟猫博士学艺，对付马屁精，就容易多了。”

猫头大将军被左木克请来了。大家一看，这两位大将军，是一双绣着猫头的鞋。猫头高昂，眼似铜铃，膀大腰圆，显得威风凛凛。大家高兴了，有这两位大将军当帮手，何愁灭不了马屁精。

左木克把攻打马屁洞的事说了，又说让他们跟猫博士学武艺。

只见猫头右大将军晃了晃膀子说：“我们乃是大将军，十八般兵器，样样精通。还学什么武艺，只管打起来看好了。”

“是呀，”猫头左大将军嘎巴嘎巴地攥着拳头说：“我们就是猫娃，灭鼠乃天生的本领，只管去打。”

大家更高兴了。大笨蛋带领他们，来到马屁洞前，念了“马屁，开门”的咒语，都摆出决战的架式。

“等等。”猫头右大将军说，“左大将军打仗，只用拳头；我呢，需要一件兵器，可现在没有……”

“这好办，”大笨蛋摸摸鼻子说，“我就给你当兵器，你用什么兵器？”

“俺十八般兵器，样样精通。最拿手的……是大锤。”

“好，你等着。”大笨蛋马上变成一柄大铁锤。猫头右大将军拿在手里，

更显威风了。

又听猫头左大将军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按照我们的作战作风，是先礼后兵。待我先写一封劝降信，谅那什么马屁精牛皮癣的，敢不放出你们的伙伴？敢不乖乖投降？”

大家都说有理。于是猫头左大将军找纸拿墨，唰唰唰，写好一封书信。这时，那马屁洞的门也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一个小老鼠探头探脑地说：“是谁开我马屁洞？呀！猫……”他一看两位猫头大将军，吓了一跳。

猫头左大将军把信递给他：“快去告诉马屁精，让他放出右木克，然后投降，呼哈哈！”

那个小老鼠贼眉贼眼地看了他一眼，接过信，哧溜哧溜地走了。

一会，那个小老鼠又哧溜哧溜地出来了。大家正要发问，他手一扬，那封信被撕了个纷纷碎，紧接着，后面出来一群老鼠，为首的正是马屁精。只见他手提一根挖洞用的工具，像一个大挖耳勺。他来到前面，捻捻胡子说：“什么猫头狗头的，老子不信那一套，我看是个烂菜头！”

先是气恼了猫头右大将军，黑脸变成紫脸了。哇呀呀地大叫起来：

“好你个放屁的精，吃我一锤！”

猫头左大将军也挥拳打来，马屁精举起大挖耳勺应战。众老鼠探头缩尾地要上前帮忙，左木克大喊一声“不要动！”众小鞋一齐围了上去。

一个小老鼠还以为是右木克呢！

“啊！这不是那个小花轿吗？”一看又不像，忙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左木克把胸脯一挺说：“我是右木克的伙伴，大笨蛋的朋友，猫博士的徒弟！”

“啊！”老鼠们一听是猫博士的徒弟，有的吓了一跳。有几个老鼠，瞪着怀疑的绿豆眼，瞅着他们。并向他们包抄过来，想给左木克来个突然袭击。左木克有大笨蛋及猫头大将军助威，显得神气十足。拿出猫博士教给他的本事，往前一窜，一下子压在一个老鼠身上。又把鞋后跟当尾巴一甩，把一个小老鼠扫了好几个滚。皮皮结实得像两只小铁鞋，哪个老鼠碰上她，都是鼻青脸肿的。小鞋们也都向老鼠进攻，一个个都成了鞋猫。老鼠们滚的滚，爬的爬，又尝到了遭猫袭击的恐惧。“吱呀吱呀”地尖叫着，逃回洞里去了。

那边，马屁精那是两位猫头大将军的对手。加上大笨蛋变的那把大锤，神出鬼没般地砸去，早已累得秃尾巴流汗了。刚想招呼众鼠来帮忙，一看光剩下自己了，更慌了，忙用大挖耳勺架住大锤说：“先不打了，这不公平。”

“有啥不公平的？”

“你们是两个……不，你们三个，打我一个，自然不公平了，暂且免战，明天我请两个朋友来，你们要打得过他们才怪呢。”

“呼哈哈！”猫头右大将军哈哈大笑，“别说两位，你就请二十位，咱家也不怕。”

“好，你等着。”马屁精一溜烟地回洞了。

大笨蛋他们得胜了，好不高兴，天快亮了，猫头大将军下令：今晚还在这里集合，再打马屁洞。

当月亮升起时，他们又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马屁洞前挑战。

一会，洞门大开，大家忙仔细看去，看看马屁精请来什么大本事的朋友。

原来不过是两个大田鼠，一胖一瘦。大笨蛋可认使他们，他们就是盗画强盗中的两位。那胖大田鼠还是老样子，酒喝多了，脸红得像猴屁股。走路

一脚轻一脚重，满嘴喷着酒气。而那瘦大田鼠，更像个烟鬼了，脸色蜡黄，身子像没魂似的东倒西歪。

大家都纳闷，马屁精两个这样的朋友，也能上阵打仗？

马屁精哈哈大笑说：“算你们猜对了，我这两位朋友，一个外号酒鬼，一个外号烟鬼。各怀绝技，各有克敌的绝招。今天，有你们好受的了。”

猫头右大将军举锤向那酒鬼胖大田鼠砸去；猫头左大将军应战烟鬼瘦大田鼠。酒鬼胖大田鼠，使一根长把水勺，烟鬼瘦大田鼠，使一根红色的空心棍。这二位见猫头大将军闷声闷气地打来，相对一笑，不慌不忙地举起武器应战。

左木克和小鞋们，齐声呐喊助威。老鼠们在马屁洞口，也吱吱地叫个不停。

猫头大将军与他二位打了好几圈，锤碰勺子，拳碰棍地不分胜负。打着打着，猫头右大将军有些急了，把大笨蛋变的这把大锤乱舞起来。像刮风一样，又像飞转的车轮，直逼过去。左木克和小鞋们齐声叫好。

只见酒鬼胖大田鼠不慌不忙，口中结结巴巴地念念有词，便从手中那长把勺中，洒出酒来，向猫头右大将军泼去。立刻，猫头右大将军舞动的锤慢了下來，身子摇晃起来。急得大笨蛋直喊：“你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加油呀！”不管大笨蛋怎么喊，他也打不起精神，两腿一软，丢了大笨蛋，一个屁股墩坐在了地上。

那边，烟鬼瘦大田鼠也是冷笑一声，把嘴对准那根红色的空心棍，向猫头左大将军吹去。只见一股烟雾喷出，喷到了他脸上，他顿时松了拳头，浑身软绵绵的，一下也跌倒在地。

酒鬼胖大田鼠哈哈大笑，烟鬼瘦大田鼠嘿嘿冷笑，马屁精咯咯怪笑，老鼠们都咧着嘴高兴起来。

左木克他们赶紧扶起两位猫头大将军，只见他们脸色苍白，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，昏沉沉地说：“刚才不知怎么回事，稀里糊涂地就觉得浑身没劲了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现没事了，再去收拾这两个家伙。”

可他俩站都站不起来了，大家都说他俩中了烟酒毒了。他俩平时准是又抽烟又喝酒，要不，不会被烟酒迷倒的。

那边，老鼠们捻着胡子，跺着脚瞎起哄。左木克要冲上去，一旁气恼了大笨蛋，“摸摸鼻子，变。”一下子变成了一只猫，“呜噢！呜噢！”地向那两个大田鼠扑去。

酒鬼胖大田鼠和烟鬼瘦大田鼠嬉皮笑脸地走过来，又泼酒又喷烟。大笨蛋高昂猫头，双手卡腰，动也不动。

酒鬼胖大田鼠和烟鬼瘦大田鼠相互看了看，纳闷地说：“怎、怎么了，咱们的绝、绝招不、不灵了？”又更起劲地泼酒喷烟，大笨蛋还是动也不动。

酒鬼胖大田鼠见自己的绝招赢不了大笨蛋，一下子糊涂起来，把长把勺里的酒，全泼向了自己，一下子醉倒了。烟鬼瘦大田鼠也是自己吸起空心棍里的烟来，呛得“咔咔”直咳嗽，翻着白眼倒下了。

马屁精一看大笨蛋又向自己扑来，掉转屁股就跑。老鼠们也都一齐向后转，小鞋们趁机杀过去，一直追杀到洞里。马屁精见大势已去，带领残鼠败将，逃进后院那个倒倒洞去了。

他们追到洞口，已经是后半夜了。大笨蛋对大家说：“又要天亮了，你们回去吧。这个倒倒洞，你们不熟悉，我和左木克到洞底，去找右木克去。”

大家都不放心，大笨蛋劝走了他们，带着左木克，顺着那棵锯草，爬了下去。

一会儿，他们来到了洞底。这洞底，有好几个洞，向四面延伸着。乱七八糟的，东一堆土西一个坑的，他俩站在洞底，不知往什么地方去。这个洞走走，那个洞看看。忽然发现一个洞的角落里那是谁？

哦，是右木克！

“右木克！”左木克大喊一声，奔了过去。

右木克正在那里闭着眼想心事呢，忽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他，他惊愣地抬起头来。“啊？是左木克？真是你？”他不由流出泪来了。两个伙伴紧紧抱在一起大哭起来。

“右木克，都是我不对。不该和你吵架，不该不理你……”

“不不不，左木克，是我错了，我太骄傲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离开了你，我什么用也没有了。可现在才明白……唉，晚了。”

“不，右木克，不晚。我们还是好伙伴，咱们一起上去，找咱们的小主人亮亮去。”

“我没脸上去啦。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大

135

笨蛋，我可把他得罪了，他不定多么恨我呢。”

“不要瞎想，右木克，大笨蛋并不恨你，他打败了马屁精，和我来找你的。这不，你看，这不是他吗！”

“不是我还能是谁呢！你好哇，右木克。”大笨蛋装着什么也没听见似的过来了。

“见到你很高兴。”大笨蛋伸出手来，装着犹豫了一下，看看左木克，又看看右木克。嘴里喊着右木克，却故意去和左木克握手。

“你怎么了，大笨蛋，连我和右木克都分不出来了，我是左木克呀！”左木克缩回了手。

“是吗？”大笨蛋装着如梦方醒的样子，赶紧又去握右木克的手，“哎呀呀，真对不起，我真是个大笨蛋，笨得连左右都分不出来了。大概是……是我老了吧？”

他那装模作样的样子，逗得两个小木克都笑了。

“走吧，咱们上去吧。”大笨蛋领着他俩，快步离开这儿。右木克和左木克分别了好些日子，高兴地问这问那，大笨蛋不时插上一句。走着走着，走进一个死胡同。他们以为走反了方向，又返回身来走着。走了一会，还没到能看见洞口的那个地方。倒发现前边有三个洞口，走第一个是死胡同，走第二个也是死胡同，走第三个又遇到了三个洞口。这样三转悠两折腾，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

他们跑起来，越跑越找不着能看见洞口的那个地方，累得呼哧呼哧直喘。实在走不动了，就坐在地上休息起来。忽然右木克说：“坏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马屁精他们在这洞底挖了个迷糊洞，不熟悉的，进去就出不来了。”

“啊！这怎么办？”左木克吓了一跳。

“马屁精真狡猾。”大笨蛋想了想说：“实在出不去，我就变成个小鼯鼠，挖洞出去。可就是搞不清方向，可别一直挖到地球那面去，那样就麻烦了，得挖到什么时候呀！不行，咱们还得找出去的路。”

他们又继续往前走着，越走越觉得热。忽然发现前边有个往下的洞，洞

口闪着红光，不由奇怪地加快了脚步。

他们来到了那个闪着红光的洞口，趴在那儿往下一看，下面是……

左木克说：“好像是红色的热稀饭？”

大笨蛋一下子想起了什么：“我想起来了，这是岩浆，我在学校听说过。这是地球中心的热岩浆，可热了，火山喷出来的就是这东西，可厉害了。”

说着说着，他们见那岩浆，翻腾着往上冒起来。眼看要冒出洞口，他们赶紧往回跑。跑了好么远，回头一看，呀，那岩浆冒着热气，紧紧漫过来。洞里的空气都热了，墙壁也丝丝地冒着热气，他们又赶紧跑起来。

可是能看见洞口的那个地方在哪呢？如果出不了这迷糊洞，他们不就会葬身在这岩浆中吗？

就在这时，他们像是听到了什么声音在喊，在喊大笨蛋和小木克……

大笨蛋他们把耳朵贴到土墙上，仔细听了听，像是土墙那边传来的，忙大声问：

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，是、是那棵不幸的倒倒草哇。”

大笨蛋一听，大声喊起来：

“我认还你呀，我叫大笨蛋，还有两只小木克，都在这儿，你那边有路吗？”

“有，有哇，等我钻过去，给你们引路……”

“不用，你等着，我们钻过去。”大笨蛋摸摸鼻子，变成一只小鼯鼠，朝锯锯草说话的声音挖起土来。左木克和右木克，紧紧跟在后面。不一会，就挖通了那边的洞，见到了那棵细弱的锯锯草。

“你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那边出不来了呢？”恢复了本来面目的大笨蛋问。

“刚才，我听马屁精他们说，他们被一个叫大笨蛋的打败了，追到这倒倒洞里来。没没到，大笨蛋他们误进了迷糊洞，出不来了。马屁精这个高兴呀。我知道了后，非常佩服你们，竟然打败了马屁精，所以，我要救你们出去。”

“太好了，你真是太好了！”大笨蛋激动地说，“亏了你，要不我们会被那岩浆烫死的。”

这都是马屁精他们，挖什么倒倒洞，这下好，挖通了地中心的岩浆。你们快走吧，顺着我的身子往上走，就会到达洞顶的。”

忽然，岩浆又顺着大笨蛋刚才挖过的洞流过来。大笨蛋他们拽着锯锯草，急忙向洞口的方向跑去。那岩浆流的快，眼看要追上他们。大笨蛋急中生智，忙摸摸鼻子，变成一辆越野小汽车，载上两个小木克，顺着锯锯草的方向，在洞底奔驰起来。车上的两个小木克，也顺手一点一点地把锯锯草拉上车来。

一会来到了能看见洞顶的那个地方，看得见洞口的亮光了。大笨蛋又摸摸鼻子，变成一架小直升飞机。左木克一手抓着小直升飞机的尾巴，一手拉着右木克。右木克又拉着那棵锯锯草，朝洞口飞去。

“啊哈，飞呀！飞呀！”大笨蛋高兴地喊着，“真像在课堂上讲的猴子捞月亮一样啊！”

右木克也高兴地喊着：

“捞呀！捞呀！捞上来一棵大草，捞上来一棵倒……不，应该叫上上草了。”

那棵锯锯草，也露出了少有的高兴，激动地说：“我、我就像、像猴子的大尾巴，噢——好长的大尾巴呀！”

他们来到了洞顶，所以这么高兴。恢复了原形的大笨蛋忽然说：“咱们还得快走，这儿——就是火山口哇！”

对呀。他们刚想跑，左木克看看锯锯草说：“那……她怎么办呢？”

大笨蛋赶紧变了一把铁锹，把锯锯草挖出来，“把她种到咱们院子里去。”说着，他们带着锯锯草，赶紧离开后院，跑出了马屁洞。

就在这时，“轰隆”一声响！他们回头看去，一股岩浆从洞口喷出，一出洞口，便凝固了，把洞封死了。马屁精和那些老鼠们，也全都完了。

“噢！马屁洞完了！”他们欢呼起来。

当晚，大笨蛋电视台在“打开大笨蛋，节目真好看”的呼喊声中，表演了攻打马屁洞的游戏。那棵锯锯草，被种到了亮亮家的院子里，自由自在地向上长着，真高哇，一直长到云彩里。

今晚的游戏，是猫博士根据左木克他们的叙述编写的，他还要把这段故事，写进《扑鼠大传》里。左木克和右木克表演得最起劲。等游戏表演完了的时候，看电视的小朋友们，齐声鼓起掌来。只有大笨蛋冷冷地说：“你们鼓什么掌啊，起什么哄啊，这样的节目，我曾经表演过……”

当他说到这里时，全体小朋友，不约而同地大声说：

“一万次了！”

“啊？”大笨蛋先是一愣，但并没有脸红，而是嬉皮笑脸地说：“看，连你们都知道了吧。”

他又开始下一个节目了。

